

# 目錄

No. 51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b>詩創作</b>	
方思	居停 2
伊農	雪／生活／寂寞／名利 2
紀弦	詹姆士和吉米的故事 3
魯鳴	城市之歌 3
非馬	積木遊戲／五官 4
秀陶	守歲 5
張耳	在上海虹橋機場等去北京的飛機／ 第一手材料／重新開始／ 光學儀器及其他 6
陳銘華	偶然的事／如有鉢糊…… 7
野鬼	鐵錘 7
羅青	白話春聯 8
余怒	目睹 8
陳強華	浮動，不然沉落 9
秦巴子	戰爭遊戲／被動的人文／ 想像的詩歌暴力 10
馬蘭	一九九八年第七號／ 一九九八年第八號 11
小海	金嗓子 11
伊沙	小說人物／草原戀歌 16
左春和	由一幀照片想起你 16
季陽	青鳥組曲 17
楊平	海的那邊會有消息傳來 18
祁眉	火冷血熱 18
莫云	無言／非關言情 18
呂建春	夜的出發 19
郭揮	奧斯陸的天 19
方向紅	不要失望 20
文錦寧	遙遠的思念 20
遠方	情人節變奏 21
蕭麗芬	第五季？ 21
徐江	向布考茨基致意 22

林侑龍	草原的歌聲 22
王偉文	歸途／足跡 23
彩霞	紅 23
吳新一	懷念 23
郭友釗	形影不離 24
王性初	情屍 25
馮學良	仙樂島組詩 26

## 大陸詩人作品輯

羅寧	思念／養鴿子的老人 12
利明	四月的雨／ 13
任惠敏	永遠／我不像池水那樣平靜 14
張秉加	我的每一個日子／我因你而高貴 14
陳儒山	感情支票 15
桑梓	角落 15

## 譯詩

鄭建青	安姬拉·鮑爾詩五首 28
鄭建青	中詩英譯：陳銘華詩六首 30
王翔	有馬敲作品：海南旅宿抄 31
田原	日本青年詩人作品選譯① 32
秀陶	阿里奧拉散文詩 33
張子清	英國詩人特德·休斯詩作選譯 36

## 評介

黃伯飛	說詩小札 39
劉耀中	談兩意象派女詩人 40
非馬	為誰而寫 41

## 詩訊

《新大陸世紀詩獎》徵詩辦法	5
詩訊	42

羅青	大寫白字·白河	封面
----	---------	----



●二十世紀即將過去，二十一世紀急促的腳步聲已漸漸清晰。踏入公元2000年，適逢《新大陸》創刊十週年。為了紀念和迎接一個新時代的來臨，編委會在面對人力、物力欠缺，詩刊生存條件困難的情形下，決議舉辦一項名為《新大陸世紀詩獎》的徵詩活動，以鼓舞華文現代詩的創作，展示一種延續傳承、細水長流的詩的精神。由即日起，透過各種我們所熟悉的媒介及國際網絡在全球範圍內徵稿。計劃預定明年年初公布得獎名單，獎項包括獎金、獎座、獎狀等，並在2000年出版十月號的同時，另外出版一本包括所有入選作品的《新大陸十週年紀念特刊》。詳細規定請參閱本期第五頁或網址：[home.earthlink.net/~fpsjmyaa/award/](http://home.earthlink.net/~fpsjmyaa/award/) 的詩獎徵詩辦法。敬請詩友轉告詩友，踴躍參加！

●本期翻譯稿件增多，除了常見的英詩中譯外，更有我們一向極之歡迎的中詩英譯，另外還有旅居日本的詩人田原先生為我們精選的《日本當代青年詩人作品選譯》。如果時間能夠配合，這個專欄將每期介紹一位日本當代青年詩人的作品。日本現代詩有其獨特的風采，在缺乏中譯日詩的英文世界裡，我們這個做法相信是有意義的，希望讀者會喜歡。

●近來稿擠，一些積壓已久的較長的詩和組詩可能還要再過一兩期才能刊出，請作者耐心等待。

●感謝詩人羅寧代為組稿，本期《大連詩人作品輯》得以順利編就。下期推出詩人侯榮代為組稿的《福建青年詩人作品輯》。另外，我們也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的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上期秀陶詩作〈興隆街乙夜〉是〈興隆路乙夜〉之誤，謹向作者、讀者致歉。

####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 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 文  
遠 方

####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啓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澄海 (台灣)  
沈季夫 (橙縣)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陳齊家 (新澤西)  
黃奇峰 (洛杉磯)  
王露秋 (洛杉磯)  
雪 陽 (英國)

# 停 居

這幾天我們走了好多路  
冷雨不止，種種磨難  
居然氣息尚存

百年老屋：每一刻  
鐘敲四聲

這幾天斑駁的石卵可食。忘了  
四十年後我們又歸塵土

居停是印第安人的展覽  
浴池邊青紅圖紋的毛氈

是雛型的帳篷  
灰色的石狼有棕色的臀與背  
熊的家族派來代表

是石的土的絨的木的  
木鹿在傾聽，貝殼的魚在黑骨架上  
遠離涯岸，不泳不浮

仙人掌矗立壁虎頭上  
紅花映在鏡框的毛織之下  
是那些部落？ 寂然

再問面具：插羽的、長角的  
黑臉、棕膚、紅唇，都是空洞的眼  
微啟圓口的：誰？ 寂然無聲

一九九九年二月寄自新澤西

# ■伊農

## 雪

一種白色的七瓣情花  
總是如期開在北方的殘冬

短暫而美麗  
如初戀  
在青春的枝頭曇花一現

沒有它  
總覺得冬天  
少了些什麼  
令人掛懷的東西

## 生 活

理解生命的  
過程

# 寂 寞

樹狀的神經上  
落著的一只  
灰色的幽靈

眨著亮亮的眼睛

孤僻的鳥  
來去無蹤

# 名 利

侏儒站上去也很高大  
就因為腳下  
踩著的  
這塊巨石

一九九八年寄自寧夏

## ■ 紀弦

### 詹姆士

### 和吉米的故事

殯儀館的件作James  
正在專心化粧死屍，  
手法異常熟練。  
他把她打扮得栩栩如生，  
既年輕又美麗。那技術，高明得  
就像無錫泥娃娃製造廠的師傅  
捏塑阿福，塗以彩釉，非常漂亮；  
也像中國餐廳的廚師  
處理那些魚、蝦、螃蟹一樣，  
一下子就成功了。

可是他的兒子Jimmy慘了！  
Jimmy慘了！Jimmy慘了！  
一旦知悉他爸爸的職業，  
女方家長就不許Sacoia  
再去和他談戀愛了。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作品

## ■ 魯鳴

你的不屑一顧使我滑倒在地鐵裡  
強忍著想說的髒話  
進入黑暗，想像你的光彩  
用什麼來釋放我的瞬間衝動呢  
你早已忘記我托人送給你的大花籃

終於在某個夜晚讀完了京不特的文稿  
我的簡單充滿了哲學的悲涼  
你扭過頭去，注視睡意的人群  
美元是雪花，飄飄揚揚地落在你的頭頂  
我的嘆息只是臘月的冰塊

還有什麼樣的燈光能夠照亮前面的路  
你嘲笑我重複自己喜愛的景色  
任憑寒冬時節捉弄我的手足  
你沒有看見，我走在人行道上  
濕透的棉襪已經  
將我體內的液體冷卻

我製作本地明信片  
形形色色的風光一覽無遺  
穿過霓虹燈耀眼的街坊  
和你逍遙自在  
當你在書店裡發現我的作品後  
便不再看我一眼  
我的心並沒有跳得很快  
臉不變色地端詳  
你用黃色的手掌指指點點

如果有一天我們還會在這都市重逢  
我不會把自己發表的影集拿出來給你觀看  
虛榮是蒼白無力的大廈  
在風雨中冷漠地失去了它的魅力  
如果下次你再來  
走遍曼哈頓的每個角落  
你一定會說，這座城市是一首很破舊的歌

99.1.15 紐約

## 城市之歌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  
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感謝** 呂建春： \$50.00 **支持**

## ■非馬

### 積木遊戲

就在這片  
心的廢墟上  
他們曾親手  
用堅實多彩的  
方塊  
搭建起一座  
巍峨輝煌的神廟

至于它後來  
究竟是被一隻玩厭了的手  
輕率無聊地一下推倒  
或因其中一個負重的方塊  
經不起風風雨雨的侵蝕  
而頹然塌陷  
年代久遠  
已湮滅不可辨析

### 五官

#### · 目 ·

什麼時候  
你的眼睛  
竟混跡于  
閃爍的星星當中  
悄然  
在黎明時消隱

然後  
在逐漸暗淡下去的

眼眶裡  
又一把火  
燃燒起太陽

#### · 耳 ·

風來  
便有了雨的傳說  
雨來  
便有了風的傳說

你不來的這些  
乾旱日子  
我便努力為自己  
製造  
風風雨雨的  
傳說

#### · 鼻 ·

你曾在風中小立  
面對著我凝視的方向

這樣敏銳的嗅覺  
慈悲的上帝  
把它賜給  
每一隻黑暗中  
饑餓的  
猛獸

#### · 口 ·

大吃大喝之餘  
也放放空氣

說說髒話  
闖闖禍

每當閉起眼睛  
迎向一對  
熱呼呼逼近的嘴唇  
她的母親  
總及時從她心底  
遞上那麼一塊  
冰涼的  
潔癖

#### · 心 ·

接近現實的東西  
不一定可靠

根據風風雨雨的報導  
今天早上  
外頭是一片  
蕭殺蕭條

但在我心的晴空上  
一個久久不墜下去的  
微笑  
一直在那裡  
燦爛燃燒

## 守 歲

因為從不曾把牢，乃至輕易地將三百六十多個日子都白白地放過去了。今天，不，今夜我要好好地看住，看住這一年的最後一個日子，看它到底是怎樣溜走的。當然還想看看一九九九是如何到來的，看看這新的一個的樣貌，也看看這兩年之間是如何銜接的

根據過往的經驗，比如一九四九、一九六七、一九七五、一九八六等年的面目，我設想這一九九九的模樣，畫了一幅素描，標明它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放在一邊，作為我捕拿的畫影圖形，作為攝魂的符咒

兩腿張開，低頭注視跨間奔來的時流。就像兒時跨在一條湍急的山澗間守望小魚那樣。我要清清楚楚地看看這個兩年之間的大節疤。甘蔗、竹子以及年都是有節的。年的結，就算長得再平滑，焊接、鉋銼得再光溜，也該還是看得出，摸得到的吧。還有五分鐘不到

打卡洪(Cajon)谷道吹來的聖塔安娜(Santa Ana)暖風，把掛曆及稿紙吹滿了一地，且不管它；馬勒的〈一千交響曲〉正奏在浮士德的部份，還在繼續，我也不管。一九九九呵，我等著你，你今夜跑不掉了。分同秒都在我跨下奔騰、沖突，而我，兩腿張著，巍然不動。一九九九呵，我也不想截停你，我也不要抓住你。我不敲鑼打鼓歡迎你，也不開槍放炮仗嚇跑你。我只要在你流過時，好好地看看你。快了

為了要聚精會神，我關掉了腦子，斷了流，熄了火。什麼也不思不想，以免像我以往無數次看天的失敗——無數次我曾凝聚眼神，自白白的雲隙穿透藍藍的天，一直逼視進去，總想洞穿那一片深藍，看看隱藏在那後面到底是些什麼。然而總是因為我不夠專注，總是被一些突發的小事打斷，或者一聲鳥叫，或者一陣香風，乃至我極力從事的透視不能結果。今夜不同，今夜我已作好一切的準備。來吧，一九九九，我在這裡，你跑不掉了，你必然會原形畢露

Jan 1999, Rialto



### 宗旨

紀念《新大陸》創刊十週年，在迎接新世紀的同時，鼓舞全世界的華文新詩創作。

### 獎項

- 首獎：獎金200美元，獎座、獎狀各一。
- 第二、三獎：獎座、獎狀各一。
- 佳作獎若干名：獎狀。

### 應徵條件

- ①除負責詩獎工作的成員外，本刊其他同仁及全世界範圍內不限國籍、種族、性別、年齡、宗教、政治背景等人士均可應徵。
- ②應徵詩作必須是華文新詩，未在報刊雜誌發表或輯印成書者。
- ③每人以詩作一首（題目不拘），三行至六十行的為限。
- ④詩作須以無銜名的有格稿紙謄寫，打字、影印、複寫亦可；字跡潦草不易辨認及行數不足或超出者，不列入評選。
- ⑤來稿請在信封上註明“應徵詩獎”寄：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或電郵：tchanw@yahoo.com。
- ⑥稿末請以另紙書明真實姓名、地址並附作者簡介、對自己參賽作品的短評各一則，每則皆以200字為限。
- ⑦請自留底稿，來稿一律不退。

### 收件、截止、揭曉日期及贈獎

自本辦法公布日起，開始收件；1999年12月31日截稿（郵戮為憑）；2000年4月揭曉；揭曉後，另行通知贈獎日期。

### 評選規定

- ①初選作業由本刊編委會負責，決選由本刊聘請資深詩人組成評選會全權負責。
- ②入選詩作，將選登或全登於《新大陸十週年紀念特刊》（預定2000年10月出版）。
- ③揭曉後如發現抄襲或應徵條件不符者，由本刊追回獎金及獎座。

### 其他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予隨時修訂並公布。

## ■張耳

### 在上海虹橋機場 等去北京的飛機

我們越洋飛行早到兩個小時，邊防還沒上班，沒亮燈的免稅商櫥暗暗站滿四壁。這裡為了省電夜間不開空調。我們坐在候機室，悶熱之中看晨光漸明，看太陽在紐約下午五點半升上窗外霧中的停車場，國產淺綠色大轎車一排接一排半掩在深綠的積水裡，水面泛起金光。不遠處，樓頂Toyota, Sprite的大字廣告慢慢透出霧氣。背書包的獨行者頂著紅而圓從而顯得溫熱又凸起的太陽，在與我相隔一片玻璃的世界裡無聲地行走，頭發黑。

我口袋裡躺著，不知為什麼，五六支筆。候機室揚聲器滿足地播送一只歡快的曲調，盡興重複。

### 第一手材料

總是使我們滿足。粗礪的紅磚塊拎在手裡沉甸甸，鐵錘砸上鋼針脆亮，虎口震得發麻。電鑽、粉塵、大聲說笑。有什麼比把石灰加水成泥，提在桶裡爬上腳手架，扑地一鏟，抹平一厚層，再把磚穩當壓實，磚與磚留下同等的間距，筆直又均勻地砌上去，更實在的創造？抓住油彩直塗空白畫布，或者變形抽象之後，寫成句子的矯情？沒有。

我想瓊斯海灘上釣魚的人一定比讀言情小說的人快樂。收穫還在其次，雖然大家都曬得像熟透的龍蝦。

## 重新開始

總是重新開始。在博物館裡人類文明重新開始。六位天使，聖母抱嬰，可惜她的頭部已損壞。赤後縣唐代大佛前，新刻的一位五彩繽紛，面目齊全，腳手架上還留著開光時的香灰、紅綢和鞭炮。講演重開始當一隊新旅遊者加入。新一隊旅遊者加入後我們重來，隔著透明塑膠板或玻璃再看：初生，歷程，憧憬，祈禱和不能抵達。彷彿向前其實循環的紀年法，給我們不斷重新的開始。2000年。翻過這張寫滿的紙，我在背面另起一行。手不小心又被紙邊劃了道血口。

### 光學儀器及其他

這架在南京夫子廟花鳥市場議價買來的前蘇維埃軍用望遠鏡，讓我們倆已經戴了一層鏡片的近視發現了一個新世界。原來3至5寸的鳥並不都是麻雀，5至10寸的並不都是烏鴉或鴿子。顏色；形態；忽然，我居然也能分辨金翅雀與紫燕雀的歌唱，紅眼Vireo與寡居Vireo與知更鳥的顫音，而且懂了鳥鳴與鳥叫的區別。春夏秋冬的概念被鳥的聲調以及集合方式、遷徙種群重新定義。東南西北也呈現風景之上的新鮮含義——一定與新生兒第一次睜眼的興奮相似。

戴上連通氣管的面罩，下加勒比亞海，漂在珊瑚礁附近，觀熱帶魚，另一個世界，另外一種存在方式，頭與頸水平（海平），左右扭轉，觀魚。鷹盤旋尋食的姿勢也不過如此。

踩滑雪板，蹬旱冰鞋，火車，飛機，我們看世界的方式多樣化應該比我們突破天生體能增長生產力的意義更深遠。然後才是虛性的錄音錄像技術。

一九九八年寄自紐約

## ■ 陳銘華

### 偶然的事

天欲雪。我沿著山路走進餐廳，路中心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生平第一次看見這煞風景的事！是賭氣的情侶？是牛糞毛遂自薦？是鮮花情有獨鍾？抑或只因為我肚子餓了

這時候，如果下雪，雪像愛溫柔地生長，長在鮮花上，長在牛糞上。這時候，如果雪停，那雪不雪糞不糞花不花的合成品，還有沒有鮮花的香氣？還有沒有牛糞的臭味？我忍不住又走到外面去，雪後的天空下，茫茫一體，真是美極了

其實，是花便開。是雪便飄。是牛糞便請站在醒目處等待鮮花光臨。是我便回到餐桌上，在一碟烏油油的海鮮醬上面，再倒上那麼一丁點鮮紅的辣椒醬……這時候，肚子可真的餓了

一九九八年七月暑熱中憶舊遊

### 如有鉢糊……

如有鉢糊在大勝的日子。如有伯胡在大勝的日子。如有胡伯在大勝的日子。戰後，南越人和北越人的分別，大概只在於前者稱碗為“盞”，後者則稱“盞”作“鉢”；而中文報和越文報的差異，就不過是“胡伯”或“伯胡”罷了

那是一九七五年，年輕的我們不識“糊”為何物？餐餐吃著白米飯、起勁地唱著這首流行的革命歌曲。因此，西貢河和沿岸的燈火很快就忘掉了我們。我們來到順化——“香河無客妓呼天”——共和國不堪盈手的纖腰，西行一步就能到達胡志明走廊，再往西一步或許就能，就能

當我們在叢林裡，在模糊的國境線旁，在B-52轟炸後造成的泥潭邊……感謝黨！牠及時地送來了一鉢糊。不，每天兩餐兩鉢糊——故國的同志加兄弟情誼？蘇聯老大哥的發霉麵粉？外面的世界不知怎樣了？我們的脖子在鐵窗內長了七個月，居然一點都沒有長，幸而我還有鉢糊，我還有鉢糊

一九九八年感恩節於洛城

## 野 鬼

當你讀著這些並不優雅的詩句  
你柔媚的眸子將聚集怎樣的風雲——  
驚訝？嘲諷？憤怒？甚至咒罵幾聲  
然後扔進廢紙簍？抑或付之一炬

蒼白的詩人！在這沒有劍客的年代  
你悲哀的血，養不活飢餓的世界  
（當大鳥不再啄食暮色的蒼涼  
沉默，也是一種無聲的飛翔）

## 鐵

## 錘

不論你如何擊打歲月的鏢鏑  
你永遠也逃不出韻律的監牢  
而我，將登上命運西面的斜坡  
在星光引荐下，與死神握手言和

當帝國的天空，掛滿驚雷  
梅，請拿起你暗藏的鐵錘……

一九九八年寄自重慶



## ■ 羅青

### 白話春聯

#### 紅梅驚春

- 一、春風亂吹口哨  
臘梅靜綻羞紅
- 二、春風在牆頭亂吹口哨  
臘梅於瓶內靜綻羞紅
- 三、窗外春風在牆頭亂吹口哨  
家中臘梅於瓶內靜綻羞紅
- 四、為什麼窗外春風在牆頭亂吹口哨  
原來是家中臘梅於瓶內靜綻羞紅

#### 汗落成米

農夫的手為稻子流滴滴的汗  
稻子的心為農夫結粒粒的米

#### 工力成功

鐵槌敲打針尖醒目星火閃現  
星火照耀大地全新世界誕生

#### 饒有生意

三江五湖七海統統翻漲停板  
百樹千葉萬花朵朵怒放出超

後記：白話春聯，是小詩的一種。白話詩要大眾化，要向一般大眾推廣，對聯是很好的媒介。欣逢新春，特以白話為士、農、工、商作對聯數幅，其標題可以寫成“橫披”便於張貼。

## ■ 余怒

### 目 睹

早晨的空氣被抽掉了，大麻造成的不愉快使他和她互相取代。遠處，一個玩球的少年不見了，河面上漂著他的帽子，軟組織像割斷的水藻一樣，無人過問。那是76年我一個人住在花園裡，才10歲，夜裡我害怕極了（你聽見過夜間花開的聲音嗎？），同時我看見一條魚，在福爾馬林裡游來游去。那一刻我有著瓶子一樣的預感：他和他眼睛和軀幹，兩個盲人的機械裝置將在花園裡被拆散，植物的苦悶都是這樣，心裡明白，卻說不出口。直到一朵花出現，或賣血為生的婦人在血中隱匿，躲在那裡，永不露面。像我二十年後所做的，用雨水說話描寫那一年的十一月，用調勻的顏色說，用伸縮著的陰影說，在驚呆的月光下他站著，二十年了，她呼吸的灰塵還圍繞著他，她的臉被一把鎖鎖著，看不清，也沒有留下一張照片，從那時起，我就只相信感官。她是鳥走後留下的屍體，是一張紙上殘存的理性之肉。隨風飄著，純屬捏造。現在我回來了。那個少年卻沒有回來，花園裡找不到他的骨骸。兩個人埋伏在一個人身上，多少年不發一語。他們想幹什麼？由此我肯定我是一只混蛋月亮，把什麼都看在眼里。在草叢中，在堆放著舊輪胎的小徑上。

一九九九年寄自北京

## ■ 陳強華

### 浮動，不然沉落

免費入場券，歡迎你  
一排據說，你好，你好  
順著嘆息電梯開啟  
在透明的玻璃裡上升  
路燈垂頭，你好  
你標指向天空，  
直指頂端，是的，你好  
沒有真正的陰影  
澄明地飛翔  
噢，夢追逐夢  
雲朵追逐雲朵  
陽光蛇行，你好  
監視林外燒起的秘密文件  
我們多像孩子  
輕易忘記曾經的承諾  
背脊僵硬地告訴我：

“我活得他媽的好。” ①

未必可靠的海岸  
以口涎和詩密封  
曾經自翊的主張  
以可靠的參與  
幾乎斷氣的聲音  
熱氣忽隱忽現

如果浮動②  
不然沉落③

注解：

① “我活得他媽的好。”

偶爾百事可樂  
偶爾也想來一瓶發達  
泡沫留給自己  
煙霧留給自己  
對自己說  
“笨蛋，做不完的  
明天繼續。”  
計劃去邊境旅行  
喝完茶我們閑聊  
總是慚愧

#### 重新開始①

當新的想法長出來  
只有理髮師知道  
因為太接近他們  
不再是最後的夜晚  
打開睡眠  
看見明天  
於是今天  
恰到好處  
我存在

(回上一頁)

#### ②如果浮動

選擇醒來

- A. 吃藥 (液體/粒狀)
- B. 上課
- C. 鬧情緒/便秘
- D. 做夢，忘掉它

E. 不甘願地醒來

以上皆非，請按下頁

#### ③不然沉落

讀晚間新聞  
在網絡裡聊天  
沒有一個你認識的人  
結婚  
生孩子  
死  
出生  
許多熟悉的名字出現/消失

(回上一頁)

注之注：

#### ①重新開始

為我們勇敢，好鬥的過去  
感到光榮，像流動的情節  
可是流逝的水，無名的人群  
是不可避免的讓人想起明天  
我們聚集在下游過份的肥沃裡  
為記憶的黏土上釉  
魚在光滑的水面採集水紋我們  
像掀開的被單重新認識睡眠也  
唯有睡眠能慷慨給予我們快樂

(回上一頁)

一九九八年寄自馬來西亞

在屍體的後面，榮升起來了  
一個青年的名字凝固於大理石廊柱：  
子彈是子彈，鮮花是鮮花

但是一陣嬰兒的哭聲  
也可以讓這個名字痛苦地扭曲  
亡靈在衰草中不安地狂奔

在國境的兩側  
我看見墓碑挨著墓碑，青草  
緊挽著青草，多像一對兄弟

正是鮮花驚動了他們  
在充滿生殖力的土地戰死為誰？  
血沃的土地，子彈懷孕了

但他們說這是古老的藝術  
要奮鬥就會有坍塌、崩潰和犧牲  
這是一門常新的藝術啊

我也曾玩過戰爭的遊戲，那是兒時  
在沒有仇恨的年紀預演仇恨  
在無須死亡的年代修築障地

一小片土地像按不住的豹子  
在國家公園裡向國家出擊  
你怎樣表達自由和博愛？

山林在移動，國土傾斜  
沉淪的天空漂滿了勸架的異國飛機  
別打了，兄弟。別打了

但是被烘烤的身體所傾吐的  
只有火焰和仇恨  
一個詩人被迫率讀者從軍

被動的手勢，被動的人文  
如同一本人性的詩集  
淪陷於本年度的波黑

受傷的鴿子般憂鬱的詩人  
學乖了：在歌唱和平之前  
首先要歌唱國家利益

## 想像的詩歌暴力

頂著尖利的陽光  
有什麼比調色盤裡的耳朵  
更懂得聆聽？

一首詩，翻牆入戶  
但你所到達的黑色聖·雷米  
並非銀行的後院

一群向日葵般成熟的  
婦人，頭顱低垂  
嗑著各自的瓜子兒

彷彿從未聽見  
彷彿從未到達過生命裡的  
時間前沿；一首詩

頂著大風穿過血污的廣場  
午夜的少女  
她已經失聰於機器時代

一個物質的夜晚只迷戀石油  
一個物質的夜晚，並不需要  
月光和靈動的言詞

密不透風的麻將  
在失敗途中  
但它也拒絕鐘聲與鴿哨

一首詩頂著死寂的天空  
一個裸體的人，用左手  
握住右手，讓詞摔打詞

讓詩意反對詩意。  
這是思想的前庭，想像的  
詩歌暴力：自救，或者自瀆

一九九八年寄自西安

## ■馬蘭

### 一九九八年第七號

你站在屋內，試圖作一個動作  
影響空氣的物質性，流感的色數  
換一種說話，我們彼此參照  
一些時候過去了，家族和家禽  
是對盾牌，我看見你聞風而動  
用你塑料的脖子，保送一種劍術  
以純樸的動感植于杯子的中心

你走在街上，攔截塵埃  
舞在空閑的天空，這條路有多少出口  
和虛擬的服務器？我們等待著陸吧  
如果我讓你選擇，那又是為什麼刺穿了  
木筏和木橋，進入深秋的睡眠  
忘卻一對杯子後面還有無數的杯子  
最後是杯水車薪，劍術無辜地依賴精神  
如同潦倒的手寫難以閱讀

我們指向背陽又潮濕的方寸之內  
蔡花寶典

### 一九九八年八號

我坐在我的自治區裡  
去年冬天的雪早已消散  
季風也從海面吹來  
只留下敵人在路上  
和我們肉搏，我們就以一位母親成為  
另一位母親

十多年前的暗器進入我的腎臟  
腎臟越來越小，醫生，我還能活多久

我的情人，你住在東八區

## ■小海

### 金嗓子

村上，最孤獨的是我  
你和我，我們彼此相愛

天空和河流  
泥沙的金嗓子  
在海安的門楣上歌唱  
野鴿子在草堆的“咕咕”聲  
多麼疼痛，我嚮往的耳環  
最孤獨的是我，那個心中的秘密

一九九八年寄自蘇州

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左邊是山  
右邊是海，前面是國境線  
後面是你的屋頂  
伸手把中心的冰放在火山上吧  
溶化的美感將反射到子午線  
即使你下的賭注使你成為男人那樣  
再成為傾家蕩產的賭徒

而我不得不扭怩作態  
我胭脂深濃，紅粉襲人  
醫生，這是一種習慣，我被疾病之水清洗夠了

現在如何，你坐在東八區  
經歷我漏洞百出的身體

腎臟再變小，血壓升高  
醫生，你將摘除我的左腎，如猴子摘桃  
天妒紅顏，這唯一的  
可能性  
如果你還坐在東八區

1998.10.19 紐黑紋

# 大連詩人作品輯

◎ 羅寧 組稿

## ■ 羅寧

### 思 念

在黑夜繁星閃爍的悸動裡，在我的  
生存的痛苦深處，是誰醒著呢？

——摘自泰戈爾《愛者之胎》

0

遠方呵遠方  
祝福還留在原地

1

喧囂沉盡  
往事  
如晚棲的大雁結隊而來  
夜色如水  
無港無岸總飄搖一葉白帆  
荊棘之路是歸者的回憶  
故鄉，故鄉，故鄉遠在天邊

有遙遠的鐘聲  
涉過淺淺的時間  
我的天國  
只在寂靜中顯現  
也許這時才會懂得  
曇花為什麼  
偏在夜深的時候盛開  
這份久遠而久遠的思念呵

2

你走了  
留下我的夢  
等待著別人來證實  
可是你知道不知道  
春天對於鮮花

僅僅只有一次

愛的潮水退去  
我如一尾擱淺於沙灘的魚  
你知道不知道  
我是怎樣掙扎著、喘息著  
望著你一步、一步地遠去

你消失在遠方  
我思想的陽光  
已無法照亮你  
只能凭借黑夜來想像你  
你知道不知道  
你因此比以往  
更加聖潔、美麗

3

我的全部痛苦  
都是你的贈予  
我要感謝你——  
你使我鍾情於  
一首詩、一片葉、一聲珍重裡的含義  
也許只有在野火中蘇生的小草  
才會更加耿耿於每一滴春意

4

我於是向每一次黃昏  
訴說著你的微笑  
向每一陣海風  
複述著你的愛撫  
當眼窩深深地浸滿一洼秋色  
我當然明白  
等待  
只是出於一種習慣  
但我依然等著

自己守護著自己的甜蜜  
愿你永無音訊  
愿你永無音訊  
季節的遷移不是你的謎底  
而我的思念  
是一棵沒有年輪的樹  
永遠不會老去

5  
我無權責備你  
怨恨已在回憶中消融  
我所能給予你的  
只有  
獻上一個詩人對你的讚美  
雖說  
縱有一萬支歌  
如今已無法寄出  
可是我還是固執地  
寫給你一首首詩  
並且想像著  
你停留在我絮語中的幸福

## 養鴿子的老人

一片片黃葉  
追著殘陽  
落下  
又被風攪起  
攪渾了整個黃昏  
  
黃昏斟進你的杯裡  
呷一口  
卻湧上了眼窩

老嘍

也許你想  
嘴角蠕動著  
這是反芻的時光  
牙，全沒了  
總嚼不爛那些  
剛長牙時的故事

你把滴著綠汁的往事  
摻進豌豆和麵包屑  
講給向你點頭的鴿子  
然後  
它們便扮演你年輕時的模樣  
輕快地邁著翅膀

吹響悠揚的口哨  
無處不去

你則把寂寞  
稀釋給天空

老人是害怕夜的  
當鴿子回巢的時候  
你頹了羽的夢  
也有地方棲息嗎

茶愈來愈濃了  
我講出了我的疑問  
長久地，你卻說  
兒女都大了  
你不喜歡小鳥  
於是  
養了五只鴿子

## ■利明

### 四月的雨

請熄了燈站在窗前  
靜夜的袍襟飄拂進來  
好像海潮無聲地擴展  
等涼濕的風消停  
那淅瀝的小雨  
彷彿訴說著輕韻的絲弦

這是四月的雨  
悄悄滲進了根鬚的地邊  
卻沒有丁香的芬芳桃李的饋贈  
像蕨衍生的草  
我只能攀起如你大滴的淚珠  
雖然涼 卻又那麼甜

我會因此想得很遠  
想到大漠萬里沒有清泉  
想到比孤獨更灰暗的天空裡  
存留不住一只鴻鵠的願盼  
誠如某次相逢不再幻化的時候  
才感覺是怎樣的空虛啃嚼心田

可窗外是四月的雨  
為我年年的相思垂下珠帘  
這平凡的夢境總是沒有盡頭  
藏住深不可測的對你的思念  
在雲雨之上的某顆小星裡  
永遠不滅地清澈而耀眼

## ■任蕙敏

### 永 遠

我珍惜身上滿載的蜜  
怕雨絲淋上  
怕風塵撲上  
怕灰粒落上  
這種幸福是一副負擔  
使我無限期地挑下去

永遠會用全部的精力  
永遠會用一個女孩子繡花的認真  
永遠會用滾燙的熱情  
或是千里萬里之外  
還有漫長的路

夜裡我一個人常常哭醒笑醒  
我才是真正的富人呢  
富有鮮蜜桔一樣的親吻  
富有能令黑色變成光明的眼神  
富有老也不再屬於我的衰老  
真的

我越來越嫵媚 漂亮  
如果繼續下去  
一半是姑娘 一半我會是仙女

不管走到山尖還是谷底  
這副擔子我不會放鬆  
走路時在纖纖肩上  
睡眠時在暖暖懷裡  
只要我的瘦骨出去還能回歸  
只要我還能扶起一枚蟬翼  
它就永永遠遠在我肩上

一場大風將我吹倒  
倒在地上身上還淌著蜜

## 我不像池水那樣平靜

你怎麼不以排山倒海的力量  
把我摟在懷裡  
再幸福地蘇醒

這就夠了  
我要的是  
愛和恨  
像火山那樣爆發

你以為談話像風兒一樣輕盈  
撫摸像探蘑一樣柔軟  
我就滿足了嗎  
對於我  
這些融進心臟也沒有感覺  
我從遙遠的地方來到世上  
我愛一切包括那裡的烏鴉  
我恨一切包括那裡的鮮花

我不會像池水那樣平靜

## ■張秉加

### 我的每一個日子

我的每一個日子都鋪著紅地毯  
迎迓你的金馬車從太陽方向駛來  
打開我的門駛進我的心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次第盛開

日子就這樣洋溢著慶典的氣氛  
每一分每一秒都有黃金含量  
你關注的目光無時無處不在  
我充沛的精力猶如嬰兒飽滿的面龐

無法擱下的事業無可思議地推進  
整個世界都宣告為我的自由王國

作任何事情都得心應手於談笑之間

猶如白晝期待陽光 夜晚期待  
月光 我期待每一天的到來  
因為每一天都不平常 每一天都有個你

## 我因你而高貴

我因你而高貴 我的目光  
因你而重新打量世界 一切  
都突然變得清晰和透徹  
一種居高臨下之感充溢著我

好像是剛剛加冕的帝王 君臨  
四方 王者之風昭然 以往  
需舉眼仰視的一切都如草芥  
揮去裝的万物涇渭分明

高不可攀的巔峰神秘莫測的叢莽  
不再是我難以讀懂的浩帙篇什  
風雲變幻的世界都在我俯仰之中

當你佇立在我眼裡 除了你  
我的眼光還能觸碰到誰人的高貴和明媚  
正如立於泰岳只能俯覽群山之小

## ■陳儒山

### 感情支票

在我即將遠行的時候  
請你給我開一張感情支票

我不在乎上面注明的款項  
也不苛求兌現的日期

只要你親手簽好名字  
這對我來說重比千斤

此一去千山萬水不知何日歸返  
總有一天我會回來了此情債

## ■桑梓

### 角落

天空，每天都在殞落著巨星  
田野，每天都在沉陷著祖墳  
道路，每天都在拓寬著裙帶  
樓宇，每天都在拔高著流浪  
床頭柜上電視，夢囈著爬在枕木上的客車  
會客廳後冰箱，珍藏著打在青春前的雪仗  
房屋經過內外裝修，內外都是人家  
貿易風吞沒處女地，交通線超生打工仔  
塞車在大街上的游魂，已無胡同可歇蔭  
應招在廣場上的神往，已無角落可立碑  
凡是門柱無一不落成於一伙裝蒜者都被炒魷魚  
凡是地毯無不印染於一批走紅者被榨桔汁  
衣服不整者，請勿入內  
來不及更衣了，勿入意味著入內者已太多  
行為不軌者，請勿入內  
無須去體檢了，勿入意味著在外者將更多  
霓虹廣告著檐下挂牽著辣椒銷路  
犯不著為坐下痔瘡的冷板凳，節制吞金慾  
一些肥缺生得出蛆，真需蟑螂除臭  
一些闊別死得出風，真需燈蛾撲火  
狼尾喝出色酒，狐臊品出清茶  
瞳孔放大售票窗口，囊括天下心猿意馬  
買不起，未必對不起  
雇得起，未必姘得起  
起來打工仔，一切在於風景這邊有無美差  
給無邊際相思一故事框架  
給未落腳童話一生命搖籃，還我生產關係  
四大皆空？為何沒我容身處  
不切實際的奢望，竟是人人有一生活角落

■大連詩人作品輯■



■ 伊沙

小說人物

草原戀歌

可以為他  
設計一張英俊的臉孔  
但需要加一道疤

可以為他  
設計一付挺拔的身材  
但需要癩一條腿

可以讓他  
雄心勃勃風流成性  
但需要敲碎他的一只睪丸

讓一個綠色的網球  
在夏天的硬地球場  
子彈般朝其下部的三角地而去

緊握一只  
碩大的乳頭  
手充滿節奏

那是我  
每日的工作  
擠奶為頭母牛

身旁有毡房  
面前是草原  
藍藍的天上白雲飄

我那手  
忽然停止了動作  
因為有花香傳來

那是旗旗格妹妹  
靜立在身後  
我的臉紅了

一九九八年寄自西安

■ 左春和

由一幀照片想起你

你從容的笑臉是多麼空洞  
傳遞著平面的信息  
像一張織滿蛛網的習作  
只留下一場去年的雨

你的背後不是風景  
我知道那無法掩蓋的  
僅是一些頑強的植物  
寫成的日記  
那工作在大地上的人們  
因為這褪色的照片  
顯的輝煌 而美麗

拍照時 你的雙唇攏住了微笑  
注目的前方  
除了我和太陽  
就是你茫然的思緒  
今天 定不再有靈魂的衣裳  
是卸去思想的冬天  
遙遙的在天上飄 冰冷欲滴

這不是什麼浪漫的素描  
也不是那個季節的回憶  
我看到的 植物背後的小徑  
和一張雨傘  
但你已無法 聽到那  
腳下的水聲 是我真實的呼吸

一九九九年三寄自石家莊

## ■ 雲陽

### 青鳥組曲

#### 練習曲：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在四月  
像一只青鳥飛進天空

你能不能飛過一片藍色的湖  
而不留意湖水中的倒影

你能不能在仇恨不能到達的高度  
飛出完成的生命

你能不能迎著含淚的射手  
微笑著任他瞄準

你能不能在一個日子的邊緣  
謝絕這個日子降臨

你能不能以說謊的方式  
泄露被禁止的真情

#### 爛漫曲：比喻

有石頭的身體和風的靈魂  
時光一樣自由  
卻容納一切並不自由的生命

石頭撞擊的火花在風中  
照亮。大地和水  
你在空中播種  
滿懷深意的笑容

來得太晚  
愛情。無雙的大提琴

你一生不幸的低音  
沒有源頭的光明  
如何能像愛情那樣

持久。為了一次虛構的感動  
那些你至今還無緣問候的人們  
你深深地飛向蒼穹  
抬頭看你。並不都能看見  
但人們總會看見天空

淚水縱  
橫

#### 詠嘆調：單向的橋

你回頭  
總有一只朦朧的青鳥  
突然消失。在  
你的身後  
是一面似有似無的鏡子

天空是你的翅膀  
以“單向的橋”為你之外的一切  
命名  
你無法回頭。回頭不是岸  
是一只消失的青鳥  
那看不見的魂靈

你或者成為另一只青鳥  
或者接近大地  
飄動的塵埃。你全部的生活  
只能在羽毛上完成

#### 古曲：永恆的雨

最後一個雨天。我們互相打量  
那只永恆的青鳥醒來  
我們在一起。雨很密集

我們互相打量羽毛  
被自己喂大的青鳥斂起翅膀  
我們為什麼在飛  
我們飛翔在誰的內部  
我們飛的時候沒有天空  
是什麼讓我們確信  
我們在飛  
是什麼讓我們確信  
初醒的青鳥將永遠如此清醒

#### 安魂曲：最後的話

如果必須留下遺書  
你能說什麼呢  
大地是你的初戀可那是遙遠的事情  
你的翅膀並不屬於大地  
愛也並沒有使灰暗的大地飛翔啊  
對於那些在地上謀生的人們  
你將永遠地負疚  
他們夢見你的時候就醒了  
美夢。一次次折磨著他們

天球上高貴的羽毛  
像螢火蟲蠕動在黃昏的迷霧裡  
你完好如初  
如一粒醒著的沙飛過恆河  
默念著對大地的又一次諾言  
——愛就愛著你的一切  
雪一樣均勻地飄灑  
者像太陽：緘默的陽光啊  
四面八方顫動著誰的聲音  
“在水面之上。你失去的不是道路  
是一次放縱的文明”

一九九九年寄自英國

■ 楊平

海的那邊會有消息傳來

無展的藍  
無涯的遼闊  
無邊的寧靜  
無休盡的雲想 魚戲 風暴 與幻滅……

浪在翻騰  
鳥在滑行  
歌在吉普賽  
寂寞的影子在陽光下  
一寸吋的徘徊  
漸漸憔悴的不僅是眉梢邊的思念  
入夜後的天使  
又在為誰守候……  
有人問我是否還在等待  
哦 海的那邊會有消息傳來

一九九八年寄自台北

■ 郝眉

火冷血熱

破碎 炭焦 圖象的淵深  
沒有神話沒有保障 什麼都沒有  
腐朽—自貪婪—自權利—自戀棧—自  
人為的 蠶食  
白蟻宮殿轟然倒塌在蟻民腳下  
一夜間  
敗垣廢礫染透漿血  
我讀到黑暗  
在火的洪流中看見冷的面孔  
冷的面孔後面看見無辜的葬禮  
葬禮相連著無情的瘋狂歡呼  
作俑者依戀一枚三十二年的寶杖  
冷觀九天那悲情煙花  
淚 最燙時  
低徊的問  
何處 是家

一九九八年寄自馬來西亞

■ 莫云

無言

從雲的離合悲歡  
測量風的習性  
從潮汐高低起伏的呼吸  
評估大海善變的脾氣  
從眼波的明滅流轉  
我閱讀你  
浮懸不安的心情

非關言情

窗外沒有風  
只有梔子花的濃香  
牢牢鎖住  
滿院的沉沉寂寥  
只有一縷縷  
恍恍惚惚的遐思  
經不住月色綿綿催化  
終究連鎖引爆——  
一如夜空中  
乍然釋放的煙火  
而窗外  
依然沒有風……

一九九九年寄自加州Burlingame

## ■呂建春

### 夜的出發

抽完一包菸  
守衛天安門的大兵  
砍下自己的頭顱  
當空罐頭踢來踢去  
噹啷作響  
像月亮滾入雲層

一隻狗對著天空嚎叫  
引發全北京城的狗  
對著月亮徹夜狂吠  
所有的眼睛變紅  
像赤色的星  
佈滿失眠大地

一隻狗竄入夢魘深處  
吠聲忽隱忽現  
探照燈四下照射  
搜尋它藏匿的角落  
在黑暗凝結的心中  
一滴淚

如一顆露  
死亡在淚光中凝聚  
所有群星的智慧  
沿著黑暗的痕跡  
憂患引領著夜  
到更遠更遠的地方

一九九八年寄自 San Jose

## ■郭揮

### 奧斯陸的天

挪威的天  
白雲靜靜翱翔  
古斯塔渥啊  
您在山上  
豎立了一柱國殤  
男女老少  
赤裸著  
緊抱著  
一枝長長的圓形石柱  
直刺奧斯陸的天

在這個伊甸園  
有石頭抱著石頭  
您使他們變成精靈  
把愛留在人們眸間  
讓年青男女暗暗思量  
老年夫婦回味無窮  
而我卻獨自憂傷……  
是否情應比石堅

我步上山巔  
望著海洋  
奧斯陸晚風吹逝了夕陽  
遺落一片蒼茫……

後記：挪威首都奧斯陸北面有著名石雕藝術家古斯塔渥的藝術作品組成的一個藝術園地，人物栩栩如生，很富動感，作此詩見證。

1999年寄自丹麥

## ■方向紅

### 不要失望

——致王露秋

船又出海了  
帆繃足勇氣  
遠航——  
不要失望  
海鳥親熱地圍攏身旁

假使舊浪退去，新浪湧上  
不要暈旋  
挽住桅杆的臂膀  
向上看  
天和海在藍霧中結拜  
雲層再迷茫  
也不要失望

老化的船板  
載滿簇新的意識  
驚動了博大自信的海洋  
鷗鳥自遠方運來  
溫暖厚美的友誼食糧

讓希望撐大萎縮的心房  
海就變小了  
退入現實的圍牆  
潤滑的水，新鮮的沙  
留下瀟灑的形狀  
不要失望  
堅定地站在船邊  
指揮南水北浪的交響

不要失望  
海岸線柔和漫長

## ■文錦寧

我靜靜傾聽  
海的脈搏跳動  
無非為釣  
一尾魚滑溜過的聲音

## 遙遠的思念

我默默凝注  
天際的風雲飄忽  
不外欲窺  
可有孤雁迷失了方向

我已讀熟了  
天涯的渺渺  
你會否遺忘掉  
海角底茫茫

一九九八年八月寄自越南

落日後  
揮動你花斑點點的手帕  
招來滿目燦爛的星光  
不要失望  
夜色中有那看不見的  
許多美和善良……

王露秋按：這首詩是方向紅小姐在我十四歲時送給我的。那時候的我，正值青澀的少年時期，貧病交加。因病輟學後，每時每刻以淚洗面，對人生完全失去希望。是這首詩，是小芳姐的引領，使我進入現代詩的堂奧，生命從此有了新機。

雖然小芳姐多年前就放棄了詩創作。一把火之後，厚厚的一本詩集成了灰燼。但我知道她依然熱愛著現代詩。最近我輾轉聽到她正行在人生的另一個低谷的消息，心裡很難過。作為她的朋友卻不能在她身旁安慰她，突然想到了這首詩。希望她看到後能夠得到鼓勵，再一次振作起來。她仍然是那位“站在舷邊指揮南水北浪的交響”的女孩。

■  
遠方

情人節變奏

1

巧克力醞釀甜蜜  
玫瑰花燃燒熱情浪漫  
小車爭誇新款新潮  
大房子比賽豪華氣派  
人人都在等待  
耐心等待  
各自的情人  
直到有一天  
我們狹路相逢  
在情場  
在商場  
在賭場  
在墳場  
才會心地發現  
大家所愛慕所傾心得  
要死要活的  
其實是  
同一個情人

2

這種金記香水  
顛倒眾生  
顛倒古往今來  
說臭  
那是不合時宜不識時務的  
假道學  
我們望穿秋水  
日日期待情人節  
正是期待  
這種品牌的香水  
可以大灑大噴大塗大抹  
而且隨時隨地隨心所欲  
為節後的賤賣  
為六合彩的瘋狂  
為夢中  
讓人笑醒的牛市

九九九年二月於聖彼得

■  
蕭麗芬

第五季？

被等待守候的幸福 與  
被索求的那一丁點溫柔  
是同父異母的雙生弟兄

傷懷的人  
缺乏看海的輪廓  
即便面向海  
也無法站成令人動容的  
悲壯身影

自窗口生出的手腕  
結滿厚實橡籽  
任意 炸開  
擊中路人的眉心  
激揚眼波泛濫  
灌溉了想像與夢境

但被等待守候的幸福  
依舊無法抽芽

手因此伸得更直  
直指冬春夏秋之后的  
第五季節

那兒  
牲口與人  
總是愉悅地交談  
驢子被允准充裕的午睡後  
就能和烏鴉曼妙起舞

即使只存活一瞬的雛兒  
也能輕易拼調出  
Petrifaction  
——以石化的幸福  
奠定溫柔  
以石化的溫柔  
鞏固幸福

30-01-1999寄自馬來西亞

## ■徐江

### 向布考茨基致意

1

他們說

性與

創作

息息相關

(他們說)

2

可能 大概如此

有一些眾所周知的“葷笑話”

甲問：人生什麼最快樂？

乙答：青春、愛情、暴富……

(甲搖頭 不屑)

乙問：那什麼最快樂？

甲答：禽屎

(乙沉默 想了下 表示贊同)

甲又問：那什麼比禽屎更快樂？

(乙沉默 擺手 表示想不出來)

甲答：歇息一下，再禽！

3

又有一個笑話

某政府大員 聞知部下每日性事頻繁  
忙嚴正告誡

年輕要愛護身體嘛

你瞧，我和愛人就不這樣嘛

我們每晚就止一次

一次，到天明……

## ■林俏龍

### 草原的歌聲

在牧羊狗跳躍的草原上

我嗅過許多的花朵

鼻子充滿辛酸

美麗的少女不到十五歲

身後卻跟著羔羊十六隻

月亮

讓所有的一切都變成了影子

今夜我一首歌也不唱

留給沉默的月亮去唱

留給你身後的羔羊去咩咩地唱

我已嗅過許多的花朵

鼻子充滿辛酸

1999年寄自廣州

我喜歡第二個段子

因為寫作也是這麼回事兒

你應該珍惜自己 和所要寫的

“一次，到天明。”

這笑話不賴

你說呢

一九九八年寄自天津

## ■王偉文

### 歸途

嚎叫著  
吹得人搖擺不定的烈風  
像水銀瀉地般  
冰冰的  
沁透入骨

冷雨後的泥濘路  
像有雙濕滑的手  
令人高一步低一步的

暮色中  
一隻驚鳥  
撲拍著濕亂的羽翼  
這裡那裡  
慌張地尋找歸巢

我也行走著

灰紫的晚霞越吹越淡  
麻冷的腳步越走越沉  
歸意卻  
越近越濃

12/30/1998

### 足跡

我擔心  
繁瑣的生活  
會淹沒  
你我  
在彎曲路上  
共同留下的足跡

1/19/1999

## ■彩霞

你跳躍翻騰的身影裡  
折射出多少歲月的刀光？  
那滾滾火燙的烈焰裡  
隱藏幾許歷史的風霜？

## 紅

人的心  
牽動你的抑揚頓挫  
千千萬萬  
鞋跟下呼號的靈魂  
每一寸黃黃塵土  
都包含他們扭曲貧血的臉

正因你那嚴峻冷傲  
給予自身以下得憐憫  
你的紅是瘡疤的血的紅  
崇崇屹立背後  
擠擁喧囂髒紛亂刺眼  
一併轟轟的堵成了根

披星戴月的風沙  
使你始終抖擻飄揚  
唯有撇開一點人的尊嚴  
才可承存你過去的瑰麗  
歌頌那血洗的悲哀

1999年寄自加拿大

## ■吳新一

偶然——  
又看到了那苗條的背影  
勾起絲絲的懷念

## 懷念

她的笑容宛若春花  
時而黯然的眼神令人愛憐  
啊，那美麗的靈魂是  
生命的歡躍！  
上帝的傑作！

1999年寄自San Jose



## ■郭友釗

### 形影不離

#### 一、影子

不足兩歲的女兒  
奇怪爸爸有影子  
媽媽有影子  
發現自己有影子的那一天  
瘋狂地追逐自己的影子  
踐踏自己的影子  
不經意摔跤了  
把發現影子的故事  
寫在腦門

媽媽告訴女兒  
向著路燈和太陽  
就看不見自己的影子  
只會看到別人的影子  
爸爸告訴女兒  
背對路燈和太陽  
就只會看見自己的影子  
不會看見別人的影子  
爸爸媽媽都說  
只要有光  
不管你看見看不見  
每個人都有影子  
而只有閉上眼睛  
才看得清自己的影子

女兒尚不懂光與影  
長大後能否感悟？

#### 二、影子的多解性與單解性

太陽，月亮，路燈，鬼火  
使影子  
重重疊疊，歪歪斜斜

湖水中的影子  
陰溝中的影子  
凹凸鏡中的影子  
變形，晃動  
時隱時顯，變幻無窮

漆黑一色的夜中  
夢遊，思想夢遊

不是沒有影子  
而是一色的影子  
你我相同，沒有兩樣呀

曾經度量  
從謝頂的腦袋  
經悸動的心臟  
到站穩的腳跟  
只有一條影子  
最短，最正，最小

直到走肉行屍時  
才知道  
我沒有影子

#### 三、近視眼中的影子

在大街上  
眼鏡碎了  
分不清同學朋友  
看不出局長部長處長  
認不出女人男人老人小孩  
叫不出老闆管家乞丐

在大街上  
眼鏡碎了  
看出來的  
是一個人  
還是一個人  
沒有重疊  
都是一個完整的人

在大街上  
眼鏡碎了  
每個人  
是一塊紅  
是一塊綠  
是一塊藍  
沒有重疊  
都是一塊純淨的色彩

眼鏡碎在大街  
心緒蹲在牆角  
一天二包萬寶露  
也沒能想透  
什麼是明亮的眼鏡

#### 四、我是宇宙的影子

我是影子  
宇的影子  
宙的影子  
我是宇宙的影子

我軀體內的碳氫氧  
我軀體內的鈉鉀鎂  
是百億年前  
宇宙大爆炸的影子  
我軀體內的蛋白質  
我軀體內的氨基酸  
是前寒武紀  
藍藻、綠藻、紅藻  
有孔蟲、太陽蟲、變形蟲的影子

我軀體會爬會游會走  
我軀體會吃會喝會拉  
是泥盆紀  
三葉蟲、五口蟲  
盾皮魚、軟骨魚的影子  
是侏羅紀白堊紀  
始祖鳥、黃昏鳥  
海王龍、滿洲龍的影子

我守衛疆土、保障食物  
我繁殖後代、殺死敵人  
是新生界  
黃河猴、斑鬣狗  
臘瑪古猿、山頂洞人的影子  
我耕種紡織、捕魚放牧  
我讀書修煉、行善利他  
是先祖  
神農、釋迦牟尼、耶和華  
孔夫子、柏拉圖、屈原的影子

我具物性  
是宇的影子、宙的影子  
我具獸性  
是宇的影子、宙的影子  
我具人性  
是宇的影子、宙的影子

我是所有物的後裔  
我是所有性的子孫  
我是影子  
是宇的影子  
是宙的影子  
我是宇宙的影子

## ■ 王性初

### 情屍 (三首)

#### 數算難忘的時光

(還記得那一天嗎?)  
燈光朦朧著我的疲憊  
舞曲卻興緻勃勃  
於是相識的緣份  
在你的手心發酵

(還記得那一天嗎?)  
漆黑的雨夜在慟哭  
車輛碾過了《永遠》  
我的詩正滴著淚珠  
你的心也變得潮濕

(還記得那一天嗎?)  
誤解加上誤解仍是誤解  
日曆的手翻得顫抖  
殘酷的心硬得發霉

(還記得那一天嗎?)  
只要記住了那些日子  
人生的道路就充滿機遇  
等你忘記了那一天  
上天會幫你恢復所有的記憶

#### 句號是一把尖刀

燭影總在鬼鬼地搖晃  
琴聲與薩斯風絞纏著骨骼  
等待一個句號的審判

幸運呼喚著憂傷

句號發出一串慘烈的笑容  
山楂汁與檸檬汁談興正濃  
西瓜和哈密參與旁聽  
清咖啡伴隨著小勺起舞

倏忽中又一陣寒愴  
句號的刀刃眼前矗立  
沒有準備沒有對抗  
無法抵擋只能束手待斃

句號的生命已經夭折  
接下來便是畫蛇添足  
收起行囊再一次遠行吧  
盡頭正在開始之處

#### 往事之餐

揀起一枚枚模糊的腳印  
擱進日曆的微波爐中  
等待斷電

設定一種按鈕路途  
三分鐘 一分鐘  
十秒鐘……

烤熟了無數昨天的化石  
紛紛焦灼地刺鼻  
有苦艾之香

又一次新的訊號登場  
新的情節  
肯定是速食的世紀

一九九九年寄自舊金山

## ■馮學良

### 仙樂島組詩

#### 之一

待航的心  
亢奮熾烈  
在岸頭  
與靈雨簽了合約  
演一場  
水乳交融的戲

#### 之二

僅僅是一條  
在碧波中的魚  
擁抱海天一色  
證實自己的存在

#### 之三

開離了港口  
就是  
人海船  
亢奮的血液測量  
誰的心情高漲

#### 之四

“過了山，過了海  
我是一個快樂的水手！”  
小船快樂高歌吭唱

“山”抗議的說：  
“我是島！我是島！”

#### 之五

地平線圓了起來  
在廣袤無垠的海中  
摸不著岸線  
海島  
於是成了  
一首耐讀的  
詩

#### 之六

熱情的海浪

為了解悶  
把旅人濕成狼狽  
讓他們  
敢怒不敢言  
笑聲 於是  
在兩旁響起

#### 之七

晶瑩的水珠  
像千軍萬馬  
擠進了船內  
企圖以冷的涎骨  
洗滌一船的疲憊

#### 之八

船 奮力向前  
衝刺 然後製造  
兩條斑斕的  
浪花  
最後 只好  
自食其果  
讓喋喋不休的海浪  
吻遍全身

#### 之九

浪花  
夾道中歡呼  
船  
感動的  
顛簸起來

#### 之十

過份的  
情緒高漲  
浪花  
舞動手臂擁抱船隻  
船  
不耐其煩  
只好左右擺動  
企圖脫離  
海浪的  
熱情

#### 之十一

浪花 不厭其煩

發出擾人的歡呼聲  
船 於是  
猛力開動馬力  
把身後劃成一道  
長長的痕跡  
與浪花對峙 抗禦  
不想浪花卻樂得大呼：  
“我有情人了！我有情人了！”

#### 之十二

“看見陸地了，看見陸地了！”  
船興奮的說  
“我是島！我是島！”  
仙樂島不滿的回應

#### 之十三

終於認輸了  
船  
放緩了速度  
把疲憊的身體  
交給了渡頭

#### 之十四

島  
以溫暖的手臂  
把船引入懷抱  
猶得安撫旅人  
一顆忐忑的心

#### 之十五

浪花  
深情款款的  
湧上岸頭  
小島  
於是感動的  
濕濡睫毛  
哭泣了整個早上

#### 之十八

島的衣裳  
像片菱鏡  
珊瑚 石礁 魚  
輕易引入眼簾

同意了

椰樹使勁擺動腰肢  
拍手贊成  
高腳木屋  
於是忙不迭地  
寫詩

之十七  
以清晰的  
灘頭 椰樹 木屋  
證明我是  
一座島

之十八  
除了  
風聲 海聲 樹聲  
我還有一點  
童年的笑聲

之十九  
除了 可以遮蔭  
我的椰樹  
盡是一片詩意  
讓海風的妒忌  
翻飛稿紙  
詩人的愜意

之廿  
不一定要滿載而歸  
不一定是願者上釣  
以區區小魚餌  
亦可釣起一海愜意

不管魚吃  
還是 不吃

之廿一  
可以是入定禪僧  
亦可是入水蛟龍  
我天地間的遼闊  
不在於任何形式  
我的存在  
只有風和浪會懂  
而 日出和日落  
也以循環的方式  
認同我的說法

之廿二  
除了是座島  
我的另一個名字叫  
寧靜

之廿三  
含羞答答  
以絹子半遮臉  
像私會情郎後的羞澀  
悄悄回房  
不小心  
臉上的紅暈  
把絹子染成一巾絳紅

之廿四  
像深情的愛人  
晚風 如沐愛河  
纏綿整夜  
抱我 如夢

之廿五  
我是星星下的  
一顆珍珠  
有待夢中拾擷  
我的夢境

之廿六  
恍若黃花閨秀  
以沉魚落雁之姿  
纖秀雙手  
穿針引線  
繡出一疋絹綢  
在透過窗戶的晨光中  
隱隱 約約  
讓我揣臆  
待嫁女兒心

之廿七  
晨風 吻我  
蔚藍海水 抱我  
椰樹 倚偎著我  
木屋 深情款款看我  
忘了小船  
小船於是  
不堪冷落

晃蕩身體  
以示抗議

之廿八  
我的渡頭  
留不住旅人的歸心  
只好忍痛  
把思憶和眷戀  
讓他們偷走  
然後  
再安撫情緒  
迎接下一回的  
歡欣

之廿九  
來了 走了  
我的日子  
就像日出日落  
履行每天必然的  
時序

之三十  
當送走了旅人  
我的名字  
又回復叫  
島

港口  
急躁等待  
坦蕩歸來的  
回憶

後記：仙樂島(Roach Reefs  
Resort)是一座距離沙巴州斗湖，約  
廿八哩的人造島，只需乘搭一小時  
的快艇，就可以安全抵達。仙樂島  
面積二點八公畝，島上建有渡假  
村，讓遊客可以享受遠離塵囂的寧  
靜。置身海水中，可以享受碧波鄰  
鄰的溫暖，亦可潛入珊瑚礁中，觀  
看神秘的海底世界，掀開深淵的祕  
密，在岸邊做日光浴及寫意的垂  
釣，於日出日落的椰樹下憩息，寫  
詩。

一九九九年寄自馬來西亞

# 安姬拉·鮑爾

Angela Baul

## 詩五首

鄭建青譯

安姬拉·鮑爾博士現為南密西西比大學作家中心教授兼Mississippi Review詩編，出版多部詩集，多次獲國家及密州的成就獎。鮑爾的詩是嚴肅與諧謔並兼，回憶與失落並溶，現實與浪漫並蓄。詩中的景既實又虛，彷彿是牽著現實和想像的一根線。在〈那裡〉，那個現實中的小孩是多麼想以一種想像的方式消隱成馬群或筆的顏色。〈流浪漢〉和〈那個吻〉中所描繪的愛也是虛虛實實，交織著渴望、想像、無奈和浪漫。這愛有時虛無飄渺，飄到赤道；有時浪漫激動，隱藏在大石頭的背後。但總之，愛是需要人用一雙真情的眼睛去注視的。

### 那 裡

如果你住在那裡，  
如果你是那個  
小孩，你平躺在  
一張沙發上，鼻子拱入  
座墊直到你搖撼  
日光，全身  
成為一片昏暗的天空；成為

馬群隱入  
茫茫森林，流連忘返  
直到落日  
輕鬆地把它們驅回  
田野；

成為兩支筆的  
顏色——紅的，綠的——  
你在抽屜最裡層找到的，  
還成為一束射入  
井底的光，一枚路上的  
鏰幣，空氣；

成為誰也不知的人，  
屬於你的天地

在那個萬籟初寂的冬季，  
在兩座鞋盒子房屋之間，  
你躺在草叢，無毯，  
擁有一切黑暗。

### 那個吻

是餘輝，沒其它字眼  
可形容的了；這裡的一條街  
有樹，有街燈  
亮在枝間。

草呈暗橄欖色，  
草中似臥著  
什麼：一根  
馬車上掉下的粗木。

記得曾想有個男人  
吻我——沒什麼  
緣由不緣由的。  
可吻已飄走，  
也許正飄近赤道。

在或寬或窄的錨地  
一角，一女子卻擺出

期待的姿勢。  
  
好像飛機爬高時的  
罕見角度，  
亮閃閃，披一身銀。

船尾緩緩轉向  
隱約可現的城市，  
一艘渡船駛向迷宮般的  
島嶼。

### 林中之湖

一覺醒來，我想起  
要去林中  
看湖，透過層林  
望入那渾圓的明眸，  
清澈見底，映著一塊  
圓且暗的天空。

記得曾看過那座湖，  
平淡如畫，  
在一張地圖上。真要去  
還須騎馬。有人卻說我不能騎，  
騎也騎不好。如此而已。

即使閉上雙眼，  
我也找不到那座湖。

即使記憶  
也不可能返回  
那麼遠。可我呢，返回老爸  
初次農忙十一月的地方，見他  
禿著頭在釘頂棚，  
搭一座薄鐵皮的穀倉  
貯藏天空。

## 夜 班

夜結起蛛網。即使我走在  
馬路中間，  
它也能用粘絲  
捕我。失眠者們  
在看一女子跳意大利旋舞，  
晃動不可見的胴體。

好幾個早晨，我的門邊  
都有一縷絲  
像一排浩瀚無邊的  
波濤，一座慵困的橋  
虛無飄渺。

蛛網每每出沒于荒無人煙、  
寂寞至極之處。  
倘若你能收集足夠的蛛網，  
它們可製成上好的膏藥  
包治種種失落。

既然蜘蛛織網或多或少  
始于無，它們就從不  
消失——總會從這兒那兒

再冒出一些，  
像空曠的雪地裡  
陶工扔出去的片片碎陶。

## 流浪漢

我很煩惱，  
經常摔跤，上車時  
腦袋瓜常撞車頂，  
因為我有白日做夢的  
習慣。

有個夢裡在下雨，綿綿數週，  
後來陽光無緣無故  
打著響指穿林而回。

這一個夢  
是在巴黎，一間寂寞的閣樓，  
我從皺巴巴的信封裡  
取出一封信，  
從模糊的字跡裡讀到：“我最需要的是你的眼睛。”

這些夢必須明白  
我無處不去。  
通常我在這半拉兒地方  
溜達，渴望加入一群狗  
奔向冒險。

這個白日夢是關於男人  
睡女人的——偷偷地，在採石場  
一堆大圓石中的幽處。

她的一枚衣扣  
給磨蹭掉了，  
他一晃就伸手接住

遞還給她。

她是嫁了人的，就打發他走了。  
他一生流浪，  
因為剩下的沒有什麼  
值得他駐足的了：  
不過是空蕩蕩的陸地，  
朦朧的城市以及它們的動脈，  
動脈上每一個大關卡  
扇形般通向下一個。

他只需要愛的歷程，  
由驚而悸而安，  
一對男女立刻  
從四面八方趕來。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Chen Minghua's 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Jianqing Zheng*

Fall 秋

Fall  
is sounding  
  
in wind  
cicadas  
falling leaves  
louder and louder  
softer and softer

fall  
is soundless

Winter 冬

Wind knocks on the door  
snow patters on the window  
anxious to tell me the tree  
wears nothing  
but stands firm with its chin up  
Winter mustn't be very cold

Dream Toward The  
Mountain Town

夢回山鎮

Ask the mountains  
why they  
peek  
thousands of times  
the stream's  
the answer  
is on her body  
On her body  
rush down  
waterfalls clear as black and white

Desire 慾望

A rose grows gracefully to the window  
its youthful lips twitching lightly  
and crimson face shining through the pane  
At the most romantic moment of each dusk  
I hesitate about  
pruning it or not

Life 生命

Dawn nears  
stars haven't found the meaning of dark night  
So sunlight has to melt in the teacup  
When it's strong and bitter  
it will return to the pale, anemic  
sky

The Mountain 山

It's me  
that makes  
the sky high and the earth deep

it's me  
that divides  
yin and yang, dusk and dawn

it's me  
whose upheaval  
cannot fill up the world  
but heaps up more unevenness

# 海南旅宿抄

有馬敲著／王翔譯

## 變身

——於天涯海角

是誰搬來的這好大一塊岩石  
又在上頭刻上“南天一柱”的紅字

不再想要色彩紛呈的貝殼  
椰子製工藝品也早就夠了

打手勢是我唯一可行的交流方式  
在這個言語不通的島上

被遺棄在天涯的我  
變成了孤獨的柱子  
豎立於此

## 亞龍灣游步

白浪沖來返去  
從汀線逐漸變青  
海面被染成了深藍

岬遮住了晴空  
綠時濃時淡  
右邊是伸長的半島

人們的話聲消失了  
海島也在風中飛散得無影蹤  
連砂子都被浪打乾了

現在是閉口不言的時候  
注視著野豬島上白色的燈台  
只在靜靜地聽著波浪聲

## 蝴蝶谷行

安靜！  
熄滅手中的煙草

綠谷間的這兒那兒  
飛舞玩耍的無數蝴蝶  
它們是從標本室生還回來的嗎？

新鮮的空氣！

愚蠢的我 卻  
還不能從地面飛起來

## 在陵水

水牛背上  
乘著半裸的少年  
在大剪刀似的牛角後  
用滿是泥的腳

炎炎烈日照射下  
廣闊的田地  
把越南笠帽戴在腦後  
農夫兩手使鋤耕地

沒有看板 也沒有賣東西的  
只有時間變成空中的雲  
慢慢地流走





# 當代青年詩人 作品選譯①

●田原

## ■宇佐美孝二

宇佐美孝二(Utsami Kouji)，1954年1月17日生於愛知縣。愛知大學文學部畢業。高中時代開始詩歌創作。1982年度被推薦為《詩學》新人獎。1986年處女詩集《天空的擬音畫譜》獲“中日詩歌獎”次獎。第二本詩集《我胖的方式》(1990年)獲日本詩歌協會新人候補獎。第三本詩集《飄浮的箱子》(1997年)獲“中日詩歌獎”首獎。在《詩學》等報刊雜誌發表有評論、散文等。作品入選《日本現代詩歌年鑒》等多種選本。係日本現代詩人協會和中日詩人協會會員。印行有個人詩歌雜誌。

## 藍色生活

從玻璃色的光芒  
到淺藍色的暗處  
我們已經數千回地混入了吧！  
從午後六時  
春天的陽台開始  
  
夜晚降臨，在室內  
搬過來桌子、椅子和花瓶  
開始擺放在一起  
盤子和食具、筷子和攪筷子的用具  
撒下各種各樣的色彩  
  
只將椅子的兩條腿

總是擺向同樣的方向  
讓看你與我同一角度的臉龐  
以同樣的順序  
(首先向著飯前的酒、豆腐和色拉)  
伸出筷子

語言是從哪隻手指的位置  
被吞嚥進口中的呢？  
或者，向著  
在黑暗裡漂浮的魚和獸肉蛻變  
也許慢慢腐爛掉吧！

在靜靜的桌子上  
我們談論著大海  
沿著水平線漂去的船  
以午後像船拖曳著船而歸的速度  
從我們遠離而去  
揮手

像揮手似的  
有值得我們惜別的東西嗎？  
眼前翻滾的波浪  
歌頌著無限的深和藍  
此刻，浪花飛濺

選自詩集《飄浮的箱子》株式會社  
人間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

## 漂浮的箱子

黎明時忽然睜開眼  
睡眼惺忪地站在廁所後  
從窗口看到了街燈，相隔數年了  
冒著炊煙的家燈隱隱約約在眼中跳躍  
它們久久地像是在眼中滾動，為什麼？

我們的房間在長大  
它以箱子的形狀膨脹著  
常春藤儘管孱弱但卻拚命的纏繞  
沿著夏天的曲線繼續生長

我的睡眠中的呼吸  
像根鬚似的掛滿了房間的四壁  
已經無法拆開它  
它活著的  
青芽有時也含著毒素

從黑暗中睡眠的呼吸裡  
綻開著隱約可見的白花

在睡眠中的呼吸前，花索性地  
向著遙遠深處的國家和人民開放  
花瓣也許在顯露著自己的一部份面頰

窗外無數的燈光  
高速公路上奔馳的汽車燈  
橫躺的人們  
橫躺的意思?!  
自地上離開，自天上遠遠地  
像是有點發燒  
只是沒有歸宿  
我們乘著漂浮的箱子，總是在夜晚  
持續地浮游著

# 阿里奧拉散文詩

■秀陶譯

## 癩蛤蟆

為了證明他靜止的本性，他也不時地跳動一下。那跳頗像心跳，事實上，如果你仔細想一下，一隻癩蛤蟆根本就全是一個心臟。

壓在一塊冷泥下面，冬天，癩蛤蟆躲著就像是個可憐的蝶蛹。春天他醒來，自覺什麼蛻變也不曾發生。脫水嚴重，癩得不能再癩了，他靜靜地等著第一場雨。

一個晴天，他自軟泥中爬出來，濕而沉重，鼓脹而滿含汁液，看來就像是扔在地上的一顆心。這個活著的司芬克斯的生態，也有可資拾取的奧秘。他在我們眼前顯示的醜陋，就有鏡子樣迫人的本質。

## 鬣狗

提起這個生物，用不了幾個字。描述鬣狗得直接了當，幾乎可說是要草率一點。一連三個片語便夠了。嚎叫，討厭的氣味，陰沉的斑紋。勾劃起來便教人躊躇了，他那猛犬樣的大頭就很難畫，後截像豬，又像退化了的老虎，滑溜，肌肉發達，身體成斜線地一直小下去。

等一下，我們還得記錄一下這凶犯基本的特性：鬣狗成群活動，咀上突出尖牙，而且老是在荒涼處伏擊落單的野獸。他抽搐般的嚎叫，正如晚間騷動瘋人院的尖笑。墮落而貪食，專嗜好惡臭的屍體。為了保證他能不斷地在情愛方面得勝，兩腿間掛著一個化膿的麝香袋子。

在放棄這個存在於他凶殘的領域內，像討厭的地獄守門犬之前，我們還得申述一點：鬣狗也不乏仰慕者：他的宣傳已有成效，他可能是動物中最多男人皈依的一個。

## 海豹

吃力地以他那週身鬆散的肥肉，一隻海豹舉高了他純然赤裸的軀幹。太陽下其餘的十幾隻，看來都像是裝滿了水重重的酒袋子。而且都極力地在池中打轉，時而消失，時而重現，在他們轉動所激起的水波中翻滾。

我守望這些海豹不歇止地努力。我聆聽他們歡樂的吠叫。他們冒失而無禮的哄笑，他們假裝危險的作狀，一滴水珠濺到我的咀上。

快速地穿梭，海豹們玩著他們織了又撒的沒完沒了的色情遊戲。沒有手臂，他們擁抱，自一個滑向另一個，即興地輪換著。他們活潑地拍水，粘滯地自我喝采。池中像是盛滿了膠質，水中滿是唇同舌，海豹們舔著面頰，時隱時現。

就像顯微鏡下游動的孢子一樣，他們以纖毛蟲的動作，蜿蜒滑行在涼涼的淨水中。昭然地就在婦女及兒童天真的注視下，演著他們傳宗接代的啞劇。

截肢的狗，無翅的鴿子，笨重的橡皮樣的鼻涕蟲，以棘皮動物的步帶樣困難地游動及奔馳。純然的一隻性器，一隻碩大的細菌，用活生生的動物澆鑄而成的原始形態的軀幹，可能精製成魚、爬蟲、飛鳥、四足動物。不管他們是什麼，都令我驚奇於那些灰色卵形的肥皂，散發著強烈的令人討厭的氣味。

然而對他們那些受過訓練的姐妹，那些馬戲團中用鼻尖頂水晶球的，像棋盤上武士一樣跳動的，或者用一排喇叭吹出聖馬太的讚歌第一句的那些海豹，我們又將怎樣述說呢？

## 駝鳥

頸子像俗氣的風琴的一支管子樣，駝鳥以一聲尖叫，向四野的風宣示它軀體的彩色繽紛而又全然的赤裸。因為全然地缺少靈魂，駝鳥的身體呈現

出一連串厚顏的花樣，調子時而莊重時而無恥。

它看來不像雞而更像一隻包了大尿布的小雞仔。無疑地它是超短裙及頸線深陷的典型。雖然一直是半裸，它又不必要地過份展示它的襤褸，而外形又老是不合潮流。要說它的羽毛是過時了的話，講究的仕女們卻已學駝鳥的德行及它的俗艷來掩飾她們的貧乏。駝鳥的德行就是穿著講究，而又遺下醜陋的私處不予遮蔽。一有風吹草動，駝鳥們就算不把頭埋起來，也至少閉上眼對外界不理。以其無與倫比的冒失，它們顯示了幼拙的無知，見了什麼都一口吞下，把一切的風險都交付給甚好的消化功能。

笨拙、嗜欲而又傲慢，駝鳥最缺乏的原本就是幽雅，卻又老是不怕醜地跳著死亡之舞來誘人。所以當我們看到，宗教法庭的判官想出來的活劇：把下流女人赤身露體地塗上黑油，粘滿羽毛，然後趕她們去廣場示眾時，便一點也不奇怪了。

## 駱駝家族

美洲駝的毛是滑不留手的柔軟。它那纖細的毛絨是經由刺人的山風雕鑿出來的。在那裡，美洲駝傲然地高視闊步。揚起苗條的頸項，眼中充滿了逍遙。細緻的鼻吸取更高處經蒸溜而純化的空氣。在溫暖的海平面，看來就像石棉的平底船，四腳緩慢地划動在沙的波浪上。沙漠的風敲打著駝峰上的巨帆。

由於焦渴，這駱駝把最後的一絲水氣珍藏在它堅實的內部；由於孤獨，這華麗而曲線玲瓏又嬌柔的美洲駝，行動時便帶有夢幻女子樣優雅的步態。

## 鹿

混沌初開鹿便是那樣地又快速又緩慢地遊牧了。無人知道它們到底是屬於動的還是靜止的，它們把二者結合得那樣好，幾乎算得是不朽了。

不論是遲緩或激動，它們不斷地變換自然環境，使

我們對於時空以及移動的事物等的看法得以完美。它們是被立意創造出來解決那恆古的矛盾的。它們同時是阿基里斯和烏龜，是弓同箭，它們奔跑但從不到達；一停下來遠方又不斷地總有些什麼在跳動。

無法靜止不動，鹿便幻影樣逼人而來。無論是在皇家的上苑，還是在傳聞的林中：聖休伯(St. Hubert)的公鹿角上戴著十字架，或者一隻母鹿曾哺乳過珍妮維也孚(Genevieve Of Barbant)。不管它們在何處出現，公母總是悅目的配對。

我們大都想得到這卓越的獵物，但多數的時候只不過望望而已。如果有人誇稱因為自己高大，時時追趕獵物趕過了頭，他顯然不是指下墮的鴿子，而是指那快速的速之不到的鹿而言。

## 長頸鹿

當上帝理解到他把鍾愛的樹上的果子放置得太高的時候，已無他法挽救，唯有把鹿的脖子加長。四蹄，高昂的頭，長頸鹿想要超越身體的極致，斷然地跌入了失卻均衡的領域。要想幫它的話就必須解決一些生物學的問題，也就是在於設計及機械方面：一個十二碼長的神經系統；血必須用一個心臟，像自深井中抽水樣令其作反重力的上升；在那樣的高度，尤有進者，一條噴射而出的舌，比唇所能及處更長四尺，以便像鋼鏟樣嚙取水份及嫩芽。

這些超越的裝備增加了他步度的煩難。也令它專喜歡特別的事物。而長頸鹿在這方面比誰都更瘋狂，專在天上尋找別人在地上就能覓得的東西。然而畢竟有時它還得彎身喝一口普通的水，它被迫發展出一種反雜技的動作。那時它不免把自己置於與猴子同一層面。

## 蟒 蛇

蟒蛇的勾當極不合理，它在兔子應允之前便直接

地誘捕了，一點點安撫同浮面的口水潤滑也不用。

兔子則極易著迷，降服於窒息毫不掙扎。頭及前肢消失，在半吞嚙狀時才感到死亡的痛苦。臨死前的動作反倒幫助了蟒蛇。前進，消失，推進到肋骨的隧道，死亡的蠕動愈來愈微弱。

然後蟒蛇方覺出它責任的重大，開始作消化的努力。這才是對兔子真正的開仗。攻擊是自外圍走向中心，分泌出豐富的胃液，一層層地包裹，毛、皮、纖維及內臟都仔細地處理，由胃機能加以溶解。最後的骨架則提交予壓裂程序，以收縮及自側面舂搗而為之。

幾週之後，得勝的蟒蛇在一連串的迷醉中存活下來，排洩出兔子的殘存：一些精工打磨過的小骨片。

譯後：

黃·荷舍·阿里奧拉Jean Jose Arreola墨西哥詩人，一九一八年出生，四〇年代開始發表作品，曾編墨西哥著名之雜誌Pan，此處所譯之幾首動物詩係其最為人稱道的作品。詩人常拿人同動物相較，結論是沒有誰較高超，大家都有缺點。詩人曾自云：我也一度是濫情作者，現在則諷刺、挖苦而幽默……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 半人半牛的怪物①

你砸破的紅木桌面  
又寬又厚，是我母親的  
祖傳家俱，上面留有  
我整個生命的創傷。

它遭到了錘擊的命運。  
你因為我遲來20分鐘照料小孩  
而發狂，在那天，  
你揮舞著高腳凳。

“太好了！”我大聲說，“別歇手，  
把它砸碎燒光。那是你  
置于你的詩歌以外的東西！”  
稍後，考慮以後平靜下來，

“扛起你的詩歌，我們將離開。”  
深藏在你耳眼裡的妖怪  
劈劈啪啪地捻他的手指。  
我給了他什麼呢？

解開你婚姻的  
一團亂麻的糟糕末端  
給你的孩子們留下的是  
像迷宮地道裡的回聲。

給你母親留下了一條死巷。  
把你帶到你的已站起身的父親的墳墓，  
一個被牛角抵破而發出牛吼的墳墓——  
你自己的屍體也在其中。

## 奶 鍋

當他驅車190英里之後，九月裡  
下午五點鐘的西鄉②太陽低懸在  
大街的遠處，露出帶有濕氣的黃銅色，他  
終於停車在小鎮長長的主要街道時，  
當他解脫了長時在車裡造成的僵直

(車裡塞滿了書本、裝著器皿、刀叉餐具  
和小孩物品的一只只手提紙袋)，  
越過那奇怪的鎮上傾斜的街道  
去買熱牛奶和嬰兒食物的小鍋時  
(在家俱進入他們空空如也的新屋  
之前的幾個鐘頭，他們開始了奇怪的新生活)，  
他沒有注意到那家金屬器具商店  
已經關了兩年，在那裡他還是買到了鍋。  
他拿著小奶鍋返回時，沒發現  
有人在人行道上盯視著他。  
他擁抱著一個年輕的女人，  
她穿了差不多是長夜禮服，  
開叉于臀部，白絲綢透孔披巾  
披在裸肩上，耳戴豹爪耳環，  
他不認識，他的妻子也不認識，  
當他在“莫里斯旅遊者”牌汽車輪後面  
和她旁邊厭倦地向後擠時，  
距離他們不到兩碼遠的這個男子  
定定的盯著他們看，比他倆  
更有活力的坐在滿意的汽車裡  
的人就是他自己——知道他們整個的未來，  
卻無能為力警告他們。

## 錯 誤

我帶你至德文。帶你  
進我的夢鄉。我讓你夜遊  
走入我的圖騰之境，一處  
難以置信的地方：  
西方的果園。

我努力處理  
毯子、羊膜和燈芯絨褲，  
你和我呆在一起，勇敢，危急，  
懷著希望，留神等待著  
眾神的神諭，一件一件地脫掉  
你美國的忠誠——直至你赤裸著靈魂  
和受傷走出來，進入通向墓地的  
這條沒有風景的鵝卵石鋪的狹長通道。

意大利太陽

怎麼啦？是不是逃避了我們的抓攬  
像蝴蝶逃離蕁麻那樣？  
你青春期的炫眼的軌道，  
橫貫大陸的夢之快車，是不是  
在這紅土的隧道裡砰地開到  
盡頭，遭到毀滅性碰撞而停下來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醒來——麻木地  
用我們的手指撕扯蕁麻的根。

我們走錯了

什麼樣的錯路？在朦朧的果園的  
茅屋頂（雨滴打在上面嗒嗒作響）之下，  
我們傾聽著我們的住所像棺材似地腐爛，  
坍倒在荒草裡。你對此寫出什麼，  
當你獨坐在榆木餐桌旁，凝視一張白紙，  
靜靜地用手指搭在打字機鍵上，  
傾聽漏屋的嘀嗒，雨的咕嚕，  
並且盯視那下陷的教堂  
和黑色石板瓦的屋頂，那在朦朧雨中  
奔流著小浪潮，閃著微光的層頂。

這就是里昂納斯<sup>③</sup>。

難接近的雲，海下的樹林。  
地道滿是荊棘的迷宮。  
裹著衣服的女人們（你稱她們  
是樹樁似的醜女）在到處是潮濕的商店  
嗅出你的異鄉風味。她們的眼睛  
處處盯視著你，像掘地洞的獾，  
把你從睡眠中挖出來，用腳爪抓住你的夢，  
唧唧喳喳地瞎議論，操的是  
黑暗時代的方言，身子隱現于  
每個洞口。

世界

結束于擠在大門後面、陷在  
深及膝蓋的泥潭的一群小公牛邊，  
在連綿起伏的雨淋的山丘之下。  
一聲震動雨中橡樹林的牛吼  
測試了這裡的界限。在長筒靴附近  
搏動的排水溝——  
一小股血水——  
尋找江河與大海。

這是我們最終所作的選擇。  
我想起它時，看它成了泡影：  
奇怪的人們，有著閉塞的才華，  
無聲地大笑大叫，眼睛亮亮地  
盯視著一片荒涼。  
外國墳墓上，百合叢中  
在一張雨淋的結婚照——  
就在照片之下，看不見的尸骨  
依然忍受著一切。

## 房 客

那年九月，土豆長在院子的角落。  
它們是歡迎新居民的團體！我們自己土地的首批成果。這些是口味非凡的土豆。  
在那些日子裡的早晨，我成了  
我們生活中的拓荒者，買鏟鍬、  
叉耙、工裝褲和靴子。還有有關的  
參考書。參考書！我成了  
貪婪吸收一切園藝知識的學者，  
處於豐饒的氛圍之中。我開始挖地。  
我得立即動手，深翻整個園地。  
我的內心，不管裡面隱藏了什麼，  
與我一同深翻土地。我擺出  
拚命的架勢，用不了多少時間  
心跳出了我的體外，或者說  
身體全垮了。深翻幾個小時之後，  
實然出現了病情，汗如雨下，  
全身發抖。心悸。而今我習慣了  
心悸。當時只可能是心臟病。  
一陣陣劇痛。心砰砰地狂跳。  
夜裡我睡在枕上，聽見血管間歇短了的  
脈動。俄式輪盤賭：  
每一次心跳是新擲一粒骰子。  
躺在床上，一種異樣的感覺襲來。  
當我的心臟把我粉身碎骨時，  
我注視著它，彷彿我在治療  
我的牙痛。然而，我心即我，  
我即我心。我的心臟經常是

經過我過度勞頓而發出歡暢聲。  
它如何能捨棄我？我處處帶著它，  
一個將死的小孩，沉重地  
壓在我的胸腔裡。我左胛骨下  
有一根大鐵釘或一把鋒利的可怕寶劍  
突然直朝我的頸邊鎖骨刺下。或者是  
身體裡有什麼東西啃噬著我肋骨。  
糟透的是難以預料的昏厥——  
傳動裝置從無限的能量供應到瞬時失去  
動能，驅動原地打滑，我的馬達失效了。  
一天幾次？疑病癥像護士似地  
挾著我的手臂走，她的手指搭在  
我的脈搏上。嗯，我行將就木。  
我開始每天對我心臟的誤跳  
進行觀察。我醒來時雙手無力。  
我去床上時手指顫抖，我盯視著  
我拿著的书本也抖動。在我的  
左右胛骨之間有著定時的拳擊，  
“像駱駝的腳踢，輕而致命”。  
突然血湧到我的喉嚨裡，  
好像是一只折翅的鳥，暫時  
從貓那裡逃了出來。努力  
使我的全身成為貝多芬音樂的導線管，  
通過我的主動脈，重新指揮音樂演奏，  
以便貝多芬能使我自由自在，  
並且放開我。我到達不了那個音樂。  
音樂告訴我的是  
我是一個被拋棄者，在音樂傾瀉的

領域裡，在這完整的、富有創造性的、  
充滿樂聲的領域裡，不再是  
一個合適的人。我已是一個被丟棄的人。  
我的動量僅是我原來的慣性，而我  
已經崩潰。我已經成了死後的人。  
不管我看到的什麼，任何貓或狗，  
看見我已經死了，只東倒西歪地  
走幾步遠，在我視網膜上  
依然有含糊的影像。

#### 我的新書房

自始至終是一顆心臟可以殺死它主人的地方，  
我的心臟就是這樣地殺死了我。  
對於這，我兩三年來什麼也沒對你講。

#### 與此同時我要問

誰在利用我的心臟？  
誰置放我們的蜂箱，為了逗他自己樂，  
用我笨拙的雙手豎起九排豆架？  
誰是這個陌生的開玩笑者，  
他來趕走我們，分享著  
我的健康，如同他分享你的健康那樣，  
看著我翻土，顯得如此的平靜？是誰  
越過你的肩膀，盯視你潤色了的詩篇  
如同他盯視這面或那面或另外一面  
不予理睬他的鏡子？

①根據希臘神話，此怪物食人肉，被飼養在克里特島的迷宮中。

②西鄉(West-country)：英格蘭西南部諸郡。

③英格蘭西南部一塊神秘的地方，靠近康沃爾，據說被海所淹沒。

譯後記：特德·休斯(Ted Hughes, 1930—98)生于英格蘭約克郡。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在劍橋大學彭布魯克學院獲學士(1951-54)和碩士(1954-59)。中途曾服役皇家空軍(1948-50)。在50年代曾當過玫瑰園花工、鋼鐵廠夜班警衛、動物園服務員、教員等。1956年與美國自白派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結婚，生有一女一子。1957-59年隨普拉斯赴美國，在阿默斯特的麻省大學執教(1957-58)。倫敦的《現代詩歌翻譯》雜誌的創辦人(1964-71)。獲多項詩歌獎。1984年當選為英國桂冠詩人。1963年，休斯主動離開普拉斯，丟下兩個年幼的子女，致使普拉斯憤而自殺身亡。從此，休斯常常受到同情普拉斯的英美評論家尤其是女權主義評論家的抨擊，這種抨擊直至他去世未停止過。休斯對此一直保持“體面的沉默”。也許他感到來日無多，于是在他去世前發表了表明心跡的詩集《生日紀念信》(Birthday Letters, 1998)。全集一共88首詩，用與普拉斯談心、直呼“你”的自白形式寫就。每首詩並未注明寫作年月，據說這些是他自從普拉斯1963年去世後的30多年裡，每逢她生日給她寫的信，以信代替生日賀卡。這些直白的詩信揭示了他與普拉斯8年婚姻生活中的恩恩愛愛，怨怨恨恨，反映了他對亡妻的刻骨銘心的思念和無法排遣的懊喪。如果說舉世聞名的美國自白派詩(尤其包括普拉斯的自白詩)以毫無保留地展示自己的私隱取勝，休斯則以他的赤誠動世人之情。《生日紀念信》出版後，英美文壇反映熱烈，多數評論家給予很高評價。這裡選譯六首，全書將由譯林出版社出版。此譯稿曾經詩人雷默看過，提了不少好意見，特此感謝。

### 高尚的享受

我生有幸，生長在歷史悠久的中國，也曾到過古希臘的雅典、古羅馬的羅馬、近代的倫敦、巴黎、和西班牙的馬德里，所以也活在這些中古時代中之時代。我之所以說“活”，是因為歷史供給我了解當代人民生活的狀況；詩歌供給我他們情感波動的情態——亦如我們現在情感波動的情態，這樣息息相關的活，使我在宇宙中所能佔有的空間和時間中過得滿有意義和趣味。歷史和詩歌是一個有思考能力的人在生存中所能得到的最高尚最公平的享受。

### 不讀詩品

我曾以十六個字考驗研究中國詩詞的美國博士學生：

不讀詩品，不得詩品；  
不得詩品，不得品詩。

先是不分句讀，沒有一個能交卷的。加句讀後，仍然摸不著頭腦。最後把第一個“詩品”加上《》，這纔及我為他（她）們解釋個清楚。

附註：《詩品》有兩部：一、南北朝梁代鍾嶸著；二、晚唐司空圖（表聖）著。

### 舊雨

是有那麼幾年  
雨下得好不煩人  
我到你那裡去  
你到我這裡來  
一聊聊到天光大白

### 意氣相投

“你這首詩  
說中了我的心意！”  
“好吧，這首詩就算是  
你做的啦！”

附識：“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詩經》）

### 詩稿

一  
塗抹得一塌糊塗的  
走出來卻是個  
整潔 質樸  
神態飛揚的  
姣好少女

二  
順筆寫來的  
是一道清瑩的溪水  
流下的一組落英

### 詩與生命

一  
把詩看作生命，還是小看了生命，若不是生命給他這小小的一點聰明，恐怕他這個人早已不知去向。

二

把詩和生命放在天平上秤一秤，詩完全沒有份量。詩碼要是金子鑄的，玉石彫刻的，那便是天平上兩頭不分輕重，公平交易而退。

### 老景與詩

老來 肚子裡  
幾十首詩歌  
靠它 破得寂寞

### 詩發表了

一首詩發表了  
默祝它  
有了它自己的生命  
能活在他人的心中

### 詩會說話

說詩有詩神，神在哪裡；說詩有詩魂，魂在哪裡？說詩是人，比較合理。人會說話，詩也就會說話。

### 五讀詩經

我夢見古人，原來我走過的一些路，他們都早已走過了。

### 時下某些詩

拾些文字湊成詩  
說些什麼不自知  
放翁一針見血語  
須是金丹換骨時



# 談兩意象派女詩人——杜利特爾和羅威爾

◎劉耀中

(續上期)

意象主義的另一女詩人  
羅威爾

在廿世紀初英美文學運動中，另一幹將，就是女作家羅威爾(Amy Lowell)。一八四七年二月九日出生在麻州布魯克來恩的羅威爾，在知識份子圍繞下長大，是書香門第之後裔，父母均為新英格蘭望族。她受過良好的教育，一心嚮往能成爲一個詩人。最初寫作時，比較保守，如她的處女作《彩色的玻璃大廈》(發表於一九一二年)。

當英美文學運動興起後的四年，一九一三年，受龐德的影響，體會到意象派的新詩清新可愛，而改寫新詩。並對意象派的詩作，作了特點概括：“筆調簡潔率直，節奏美麗微妙，思想獨特自由，敘述清晰緊湊。”由於她的畫龍點睛，龐德把她的作品稱之爲“愛米派意象主義”(Amygism)，但他事實上並不喜歡這位形象並不美麗的女人。

羅威爾勇於革新，甚至在生活作風上也喜歡標新立異。她敢於在社交場合，吸大型黑雪茄，這種派頭，引起後來者效尤，當今仍有女性以吸雪茄爲時髦，而且公然在公共場合，手持雪茄，覺得有氣派。羅威爾擅長在大庭廣眾下朗誦，由於她富有的家世，貴族的風度，掩蓋了她肥胖而平庸的姿色，成爲社會名流中的焦點。

她的作品不少，如一九一四年發表的意象派詩作《劍刃與罌粟

花籽》，一九一六年的《男人、女人與群鬼》，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坎·格蘭德城堡》，一九二一年的《傳奇》，一九二五年的《幾點鐘》等。

羅威爾也是著名的評論家，她評論過當代法國詩人，一九一五年發表的《法國六詩人》，很受讀者歡迎。一九一七年評論了“現代美國詩風”，一九二二年《一則評論性寓言》是受她的親戚詹姆士·羅威爾(James Russell Lowell)所著的《給評論家的寓言》的影響而作。她還寫過一部傳記《約翰·濟慈》，於一九二五年出版，得到許多讚譽。

羅威爾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日去世，她於同年寫就的《幾點鐘》，在她去世後，榮獲普立茲獎。

羅威爾生前致力於寫作，自從她於一九〇二年觀看杜絲(Eleanore Duse)演出後，就啓發了她對詩的愛好。她試用過多種詩體，無論是中國詩還是日本的俳句，或是法國的意象主義。然而最終還是以本鄉本土的題材取勝，所以她在她的詩作〈紫丁香〉中說：“紫丁香在我之中，因我就是新英格蘭。”這首詩不但成爲名著，也是她的寫照。

## 結語

意象主義的帶頭人龐德在美國的門羅女士創辦的《詩歌》欄、英國的《利己主義者》和其他小型的刊物中，不遺餘力地鼓吹“意象派”，並在一九一四年出

版了《意象派詩集》，選進龐德、阿爾丁頓、杜利特爾、羅威爾、威廉斯及喬伊斯的作品。後來龐德另有新求，對意象派失去興趣，而由羅威爾接任領導職，並出版了後續的三部詩集，最後她也退出了。

杜利特爾中年的作品，已大不如前，但她早期的作品，超越了羅威爾。如她的詩集《埃及的海倫》，爲了海倫，西方曾發生過“特洛伊戰爭”，杜利特爾描述海倫去了埃及與希臘的殘酷內戰。詩內反映出她的博學和榮格“原型心理學”和“存在主義”的影響。杜利特爾更深入地研究西方神秘主義，寫盡了二十世紀人類的處境、西方文明的沒落，女人、男人、宗教問題，戰爭、和平、精神病和現代科學等等，涉及面廣泛，場面龐大，不愧爲西方主要的女詩人。留下不朽的著作。

近年來婦女解放運動及女權爭取運動，女學者們發現杜利特爾本身就是一部雄偉的鉅著，把她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她抱著希臘文明的理想，認爲西方尙未開發女人的創造力。她不是一個爭權奪利的大女人及女權主義者，只是一個和諧的調和者。

弗洛伊德發現了無意識領域，他認爲男女在智慧上是平等的，而且女性是男性的鏡子。由於西方的神學及文化造成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女人低男人一等。弗氏認爲靈力是無意識的，而杜利特爾則認爲無意識是古希臘的神殿

聞名的神諭之地。

弗氏認為他的“精神分析”是挽救西方文明的寶物，他還發現男人有俄狄甫斯情結，女人有戀父情結。然而女人沒有陰莖，引起對陰莖的幻想；男孩有閹割情結，擔心父親把他閹割；女孩崇拜男孩的陰莖。弗氏的精神文化是否假文化，引起婦女界的爭論。總之人們認為弗氏厭惡女人。榮格則化解上述理論為意

象，發現了多的意象。

杜利特爾是第一個與弗氏分庭抗議的女子。弗氏主張放棄，不接受犧牲，如摩西被暗殺、壓抑可以創造文明、愛慾和死慾等等，這些概念影響新馬及資本卜滋華社會思想其鉅。現代人認為弗氏與社會主義有關，解構主義則執著弗氏的“生殖器學”作為武器，否定西方文明，但仍擺脫不了神的旨意。

今天的西方哲學發現全部是“我思故我在”，這是笛卡爾的哲學危機。以男性生殖器為中心的言論，是男人的主觀，西方文明過於顧慮統治和軍國主義的關係，對陰陽兩性的解釋比較淺陋，而且看不起中國文化。

筆者寫此文的目的，是為了使中國女性更進一步了解女性文明的實質。願以此文作為紀念世界婦女第一次在北京集會的獻禮。

## 為誰而寫

### ■非馬

芝加哥的公共電視台不久前介紹了美國鋼琴演奏家克來本(Van Cliburn, 1934-)的卓越成就與生涯。談到演奏的對象時，這位著名的音樂家說，他要為每個人而演奏，而不僅僅為音樂工作者。這同我一向對寫作對象的認知，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包括一些詩人本身，都認為詩是貴族文學，或小眾文學。有的人乾脆宣稱，他們的詩只是寫給同一個圈子裡的詩人們讀的。他們這種說法，多少有點負氣的成分在內。既然你們（大眾）不珍視甚至漠視我錐心瀝血辛辛苦苦寫出來的東西，我便也不把你們放在眼裡或心上。但我知道有不少寫詩的人，他們也不常讀其他詩人的作品。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沒有多少詩人能長期熬得住孤芳自賞的寂寞。今年年初在北京舉辦的“後新詩潮研討會”上，詩人歐陽江河說：“懂不懂的問題不在于詩人的寫作，而在于讀者還沒有找到一種解讀的方法，閱讀語言還沒有建立起來。”這當然也

多少是事實。但他也許沒理會到，一般人不喜歡偏離現狀過大的變化，這一個心理學上的事實。一件藝術品含有太強烈的刺激性，同刺激性不足一樣，都會引起觀眾的反感與排斥。那些千篇一律、沒有絲毫詩味的口號式的所謂新詩，當然早該被摒棄淘汰，但詩人們一窩蜂趕著去寫那些高度試驗性、沒有多少人能看懂的詩，恐怕也不是什麼好現象。被大大敗壞了胃口的讀者們，一看到新詩便避之唯恐不及，哪裡還會去找什麼解讀的方法呢？我也不相信，新的現代詩語言，非艱深晦澀或分崩離析不可。一個有創意的詩人，必可從日常生活裡提煉出人人能懂、卻也能使每個人都有所得有所感的時代語言。用歇斯底里、支離破碎的語言來表達一個理想破滅或被現實逼得走投無路的人的心境，當然未嘗不可。但對一個純真的微笑或一朵晨光下含露脈脈的鮮花，我們也有必要照樣地施以無情的折磨與宰割嗎？作為一個現代詩人，當然應該也完全有權利為自己而寫。我不擔心為自己寫作的結果會使作者同社會脫節或造成自我封閉。如果一個詩人不是生活在夢幻裡，而是把雙

腳堅實地插入現實，同群眾一起呼吸，深切地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卻又能清醒地保持自我的信念與面目，不隨波逐流甚至喪失自我。那麼他為自己小我所寫的東西裡面，一定會有大我的存在，無需特別去強調標榜。我毫不懷疑文學藝術在現代生活裡所能扮演的有用角色。在人際關係日趨冷漠的物化世界裡，文學藝術有如清風甘露，滋潤並激盪人們的心靈，引發生活的情趣，調劑並豐富人們的生活。

作為文學精華的詩，更該如此。而為了拉近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詩人可以要求讀者加把勁跟上，但讀者也有權利要求詩人別儘耍花樣，放著康莊大道不走，卻搶著帶頭兜圈子，走泥濘的小路。英國詩人湯馬斯·胡德(Thomas Hood, 1799-1845)有一首叫〈詩人的命運〉的戲諷詩：這是現代詩人的命運。在石板上刻下他的思想；批評家走過來朝它吐了口水。順手一抹便清潔溜溜。

廣義的批評家其實還應該包括讀者大眾，以及時間。

1998.10.5

# 詩訊

●《新大陸》詩刊將於明年十月出版滿十週年，為表示紀念及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來臨，鼓舞全世界的華文現代詩創作，特舉辦一項命名為《新大陸世紀詩獎》的徵詩活動，設獎金、獎座及獎狀等，即日起收稿，本年十二月底截稿，並於明年十月號出版紀念特刊。詳細規定請參閱本期詩刊第五頁或網址：[home.earthlink.net/~fpsjmyaa/award/](http://home.earthlink.net/~fpsjmyaa/award/) 的詩獎徵詩辦法。

●由詩人歐昱主編的澳大利亞《原鄉》文學雜誌1999年第五期徵稿，地址：P. O. Box 200, Kingsbury, 3083, VIC, Australia。

●由谷川毅、嶋田恭子、田原等編輯的日本文學雜誌《火鍋子》1999年41期出版，該期的“亞洲詩壇”〈中國現代詩〉部份還有：干堅、伊沙、雪陽、王川、江天、陳東東、李華、凌江月、郭密林、蕭瑤等詩人作品。

●台灣文建會主辦的“年度詩選”《八十七年詩選》於1999年三月底出版，今年的值年主編是著名詩人商禽、焦桐。

●《台灣詩學季刊》一九九八年秋、冬兩期，分別組成〈大學詩社作品特展〉和〈大學詩社作品特展〉，非常全面的介紹了台灣主要大學的詩人和作品。

●台灣詩人黃梁詩集《瀝青與蜂蜜》由青銅社於一九九八年出版，書前有穆心的序。

●澳大利亞華文詩人婉冰的散文和微型小說集《回流歲月》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在澳洲出版。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第八日的創作	詩集	陳銘華	編輯中	

☆另代訂購：非馬詩集：《微雕世界》及《Autumn Windows》。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